

滑稽小說大觀之七

頑童日記

上海滑稽編輯社出版

上 海 大 陸 圖 書 公 司 發 行

滑稽小說大觀

坊間滑稽著作、大半東抄西襲、拾人唾餘、閱者病焉、本滑稽特請文章能手、本大家、分類撰書奇趣、別出心裁、自成筆歌墨舞、妙成笑話百出、所謂喜環生、聚精會神、妙成怒罵、皆成文章、擊旁敲、不離諷刺側笑、餘者可資消遣、豈特酒後茶餘、懷尋樂、舍此莫云正諷也、可增年壽不啻已回、可增年壽不出此書道也、茲將八種書名列於下、

◆第一種 怕老婆日記

◆第二種 瘋生日記

◆第三種 瞎纏先生日記

◆第四種 守財奴日記

◆第五種 牛皮大王日記

◆第六種 女魔王日記

◆第七種 積童日記

◆第八種 拍馬日記

► 每冊一折七碼照洋價四角 ◀

●一加費寄

序

老友寒光懷爽士也善屬文間爲小說家言造意新奇不落他人窠臼年來橐筆滬上賣文爲活著述頗富散見出版界中惟署名無定以故名不甚著朋好叩其故每笑而不言昨過其居得見其新著頑童日記於案頭滑稽小說也余素稔寒光善寫情若滑稽之作則未之前睹翻閱一過歷時餐許捧腹乃不能自己蓋書中事實無不奇妙絕倫曲曲傳出隨處令人發噱如化學中之笑氣然非特可以爲酒後茶餘之談坐實亦消愁之妙品也文亦灑脫不凡言情處尤勝此其所擅也晚近著述汗牛充棟然取材每多穢褻文筆亦復卑劣閱之非作三日嘔則亦味同嚼蠟以視斯篇瞠乎後已誠出版界別開生面之作也其出版界之明星乎

庚申春暮雲間朱綺雲序於海上客次

頑童日記 序

頑童日記

序

二

滑稽大頑童日記目錄

-
- 第一章 爆竹彈醫 正月初一日
 - 第二章 巧改門對 正月初二日
 - 第三章 戲謔張瞽 正月初四日
 - 第四章 鷄翔天空 正月初八日
 - 第五章 題影嘲姊 正月初十日
 - 第六章 妙窘張瞽 正月十三日
 - 第七章 扮鬼驚父 正月十四日
 - 第八章 私窺情書 正月十九日
 - 第九章 貪金受愚 正月二十一日
 - 第十章 新娘墜輿 正月二十三日

頑童日記 目錄

-
- 第十一章 謳師惡劇 正月二十九日
第十二章 懲巫妙術 二月初三日
第十三章 輓友簪師 二月初五日
第十四章 瘟生活劇 二月十四日
第十五章 辱師妙策 二月十九日
第十六章 斷送風箏 二月二十四日
第十七章 計窘小販 二月二十九日
第十八章 巧難姉婿 三月初八日
第十九章 大鬧博場 三月十三日
第二十章 新奇戲法 三月二十日
第二十一章 智弄同學 三月二十二日
第二十二章 彼美獲友 三月二十八日

-
- 第二十三章 情影遺愛 四月初六日
第二十四章 易容趣劇 四月初八日
第二十五章 偷兒受縛 四月十六日
第二十六章 失影致病 五月初四日
第二十七章 蓬萊遇美 五月十二日
第二十八章 代文謫師 五月二十三日
第二十九章 書室私訂 六月初二日
第三十章 賂賄成眷 六月初八日

頑童日記

目錄

四

滑稽大頑童日記

遊戲人間一少年著
寒光潤文

寒光小引

已未春寒光橐筆滬上作文丐生涯貸一椽於滬西之某里所居室寬廣不及丈堪稱斗室子然一身作於斯食於斯臥憩於斯亦覺恬然自適陳設雖簡陋特甚而時加整理尙不令人望而却步室凡三楹中係房主人所居著者居西偏之底而空其東一日有喬遷來者卽據而居之來者攜眷屬因并樓上所餘而貸也狀如家主者一人主婦一人女郎二人均壹寢年華明媚皓齒作女學士裝童子二長者可十齡許幼者方在抱均美秀長者貌尤慧黠活潑可愛婢媼各一類中人家其主人何姓故居何許操何生業著者以滬俗鄰里每不通問未敢遽致殷勤且春池水縐底事干卿故以淡漠視之亦不欲加以考慮也傍晚適以赴友人召得大嚼薄醉歸來時已夜半投鑰

啟臥室之門明電火則眼簾所觸驟覺頓呈異象疑非我居而退避不遑矣及細察又覺無誤而疑駭益增室中所有已顛倒錯亂位置悉更陳書之架已空無所有而橫置於臥榻之前被褥之屬則捲置一堆實以所有書卷碩大無朋若裹以巨牛禿筆瓦硯墨藏之屬以及印章之匣挿筆之筒與夫計時之鐘荷花之瓶均臚列於行笈之上而疊置於陳書之架若冷貨之灘傍壁之桌已斜其位置而移之中央几椅之屬層疊其上供以痰盂時以著者晨間新購之花若道教中法師之臺苟事不甘已者見之必且發噱今乃我居是誰惡作劇而擾亂至此不覺怒火中燒實欲得其人而飽以老拳矣初擬呼房主人起一加探詢繼思既非被盜又非遭竊夜已過午何必深夜吵攘擾人清夢不如暫忍過此一宵再作計議或者朋好過從適值阿儂他出坐待不至茫無聊賴遂弄此狡詭以博一笑亦未可知籌思至此不覺怒氣頓消酒力亦驟減因平心靜氣著手整理碌碌許久始得使室中所有悉復

原狀於是解衣登牀將覓好夢然勞動既久精神團結雖覺疲乏難驟入夢因不能忘情於頃間室中所呈之異象頗欲加以研究果係阿誰之狡詭演此離奇怪誕之活劇顧常相交往之三五知己中雖不乏好譖之輩然大都在談笑之間未必弄人至此疑張度李終覺弗類思維再四確定無從神智俱疲不期已酣然入夢一覺醒來則日影滿窗時且來朝近午矣推枕而起披衣下牀盥漱既畢出臥室門詢房主人以昨日自阿儂離此有誰見訪是否入室坐待至於久久則彼固言無有余書至此將以一言爲閱者告房主人係一半老之嫗誠實可靠從不作欺人語著者經歷試而深信之矣今言無有則阿儂之疑慮益增室門之鑰舍著者及房主人外非他人所有且昨宵阿儂返時固明明投鑰啟門也且房主人終年鮮他去時生人至此豈有不知之理然則弄此狡詭者豈出自鬼怪耶阿儂素持無鬼之論不之信也房主人女流苟告以室中異象者必且駭極而呼或因之而多出一番驚擾

不如暫隱不宣以觀其後想終有水落石出時也房主人既以無人見訪相告亦遂默然歸室閉門靜坐搔首窮思冀得底蘊正偶然神往之際忽有推戶而入者則一活潑潑地之童子也如曾相識驟難記憶旋卽恍然有悟審昨日遷來同居客之長公子也衣西式之水手衣短袴長襪微露其膝戴西式便帽足登革履余以其活潑可愛將起立以招之入渠殊知禮見余卽下其帽鞠躬而前余卽點首報之并讓以坐渠搖首示勿欲行近余傍余膝若依人之小鳥余執其手以示愛護并詢以姓氏彼初不以告余還以余以姓氏相叩余具告之彼則探其短袴之囊出一片紙以示余狀類名片實則非是蓋取材於洋簿之紙而加以修裁者此杜撰之名片署其名曰秦奇旁註細字一行曰遊戲人間一少年初非印刷格比簪花酷類閨中人手筆且以鬚齡之童而有此新奇之雅字能毋令人駭異遂詢所以渠則啟其小吻作答詞曰余生性好弄先生豈未之知耶余本以奇名我父以余好弄故乃以

頑童呼之余則以其適合余之情性遂喜以爲號我二姊以爲太俗因改爲遊戲人間一少年特字數太多頗覺累墜先生以爲然否余笑謂之曰佳者此名真慧心人之所命也渠又張其小口謂余曰然則先生與我二姊有同情者亦欲識其人否余爲之赧然急以他語亂之移時渠又呈其笑臉詢余曰先生真不知余性好弄異常兒耶苟其知之者或且怒余然我固知先生爲溫厚無比之長者與我家二姊等而不如我大姊之嚴厲怖人也當不以余之好弄而生其嗔怒余急以溫語慰之曰惟子言我實不知子爲一好弄之童子然天性活潑好弄亦大佳殊不足爲病余深願引汝爲小友決不因是而生其嗔怒願勿以是介介渠又笑曰佳者先生余於昨日隨阿父阿母及我二姊弱弟等入此間時一遇先生卽知先生爲世間第一和易近人之君子蓋我於先生之兩道目光中得之也人之和善與否以其目光辨之百無一失先生以爲然否著者於此實深佩其天性之靈妙因急應之曰誠如

子言以髫齡之年而有此智能有此妙解苟非天賦過人焉得有此真奇童也以奇名宜矣渠聞余語益喜甚續曰以我所知先生非特和易近人世罕其匹且涵養功夫之深與忍耐力之强亦非尋常人所可及苟其不然則昨宵午夜歸來室中都呈怪象而何竟坦然處之也至此余頗訝其先知反瞠目不能置一辭渠更笑續其詞曰先生誠長厚哉豈猶未明斯事之底蘊耶昨日之下午我以新遷此間人地均疏苦無同伴共相嬉戲性既好動不耐久坐我二姊又以佈置粧閣忙碌特甚更無暇爲我伴遂擬造先生之居以尋特樂又值先生外出以閉門羹相餉更覺悶損異想天開頗欲一覲室內之佈置以爲晚間與我二姊之談助私計東西兩室之形式相同窗戶相同鑰孔之高下巨細亦既相同則我居之鑰當可以之啟先生之門因乘阿母不備私取其鑰背人試啟先生之門果卽拓然而闢足以入隨闔其門見室中陳設井井類雅人居不覺頑興勃發逐一加以倒亂使位置悉易頓

成怪象佈置既訖亦復爲之捧腹以爲雖和善如先生見之亦必大發雷霆而欲得其人以甘心也焉知有大謬不然者非特處以坦然卽於房主之前亦竟一未齒及忍耐力之強度可謂超越尋常令人欽佩無已矣先生恕余以此爲進見之禮較之脫帽鞠躬果何如哉今晨早起倩我二姊書此小名片以作再來之客先生幸恕其狂悖至是余頗心非其無禮然又嘆其設想之奇突措詞之佳妙狀態之婉戀在在足以動人使不忍加以拂逆且余素性喜與童嬉相嬉喜以爲笑樂囊居家內子姪輩每喜曠余卽稍有出乎軌外之動作亦不加以斥責一以放任處之蓋天眞爛漫活潑潑地之孩童大足助人興味殊不宜加以遏抑使之木然無生氣也以故著者於此仍謁其容色溫語慰之曰此何如事而值得大驚小怪以駭人聽聞且房主係女流之輩苟知之而不明底蘊者必且疑鬼疑神驚惶失措而寢食不安矣故余之於此雖未能恝然置之雅不欲過事張皇致多未便惟擬從緩探察以釋

疑團。今者眞相既明。疑團悉釋。以子敏妙之腦筋靈活之手腕。以演此趣劇。大足耐人尋味。以資笑樂。且余以此而得一才智過人之小友。慰我寂寥。方歡喜之不暇。更何必再生懊惱。以絕我客中之良伴。余誠多暇。子不妨時過我居。以尋頑笑。余決不生嗔也。斯時渠更喜甚。以其小手緊握余腕。以示親暱狀之動人。殆難言喻。迨其慈母呼飯。始舍予而去。自是渠苟遊倦輒來就余。日且數數。余亦雅願擋筆。以逗其笑樂。客中得此良伴。無復孤單寂寞之苦矣。相旣稔久。漸得識其家人。其父及母均慈祥愷惻。長厚有古風。其二姊梅英。女史尤溫婉。絕倫堪稱。淑女家庭間。蓬勃有生氣。令人艷美。奇漸審余爲小說界中人。好弄文墨。常剽余命題作短文。余勉應之。文就示余。雖未能悉治人意。然立意造句。間多奇妙之處。筆亦清順流利。絕少枝蔓。稍加潤飾。亦復斐然可觀。時或就其情性爲加入一二巧妙之句。渠亦自能指出玩誦。無已。足以益增我愛。一日以其去年自撰之日記示余。披閱數頁。諸凡所記。

述類多嬉笑弄人之事。新奇有味，閱之大可發噱。堪爲怡情悅性之助。愛不忍釋。奇默覩余意，卽以言贈，并言渠果尙有副冊，在余遂勿却置之案頭。暇輒翻閱，以爲樂事。久欲略加刪改，付梓成書，以供同好緣委，件過多，未暇及此。遂以擋止茲以友人有滑稽小說之徵集，索稿於余，因求得奇之同意，擇其尤饒興味，足以引人。胡盧者編次成書，恐失真相，未敢多加增損。以頑童日記名，亦所以存其真也。俗不傷雅，亦閱者所許乎？奇亦有言附之簡端。

秦奇小引

奇賦姓不馴，頑劣特甚。興之所至，每多無意識之舉，動然亦雅好筆墨，略識之，無卽戲於燈下。作日記，無稍間斷。去年春，隨家君遷寓滬瀆，同居有小說家寒光先生，不以奇之頑劣見棄，引爲忘年交。奇受寵若驚，以師禮事之。先生以愛奇過甚，致欲以奇之日記印行。童駭之，見無行之舉，適足遺譏，大雅爲出版界羞。奇又焉敢而寒光先生之言曰：此特供閱者諸君茶餘酒後之。

一笑耳。又何足病。奇復奚辭。惟祈閱者加以寬恕。弗加痛詈。幸甚。秦奇書於海上。寄廬時在庚申之花朝。

第一章 爆竹彈髻 正月初一日

今日爲元旦。余十歲之第一日也。早起衣新衣。循例向阿父阿母賀年。跪拜。頗覺煩厭。然因之而得滿袋之金錢。亦殊值得。早餐畢。我母及大姊均戒。余曰。今日爲一年之第一日。宜守分。一天更弗外出。余口應而心非。之乘間。取爆竹一包。及着火之細香。一私出大門。擬與鄰家同伴燃放爆竹。作戰鬪狀。以消此永晝。既抵街上。覺甚靜寂。蓋家家閉戶。卽店肆亦然。此種習慣。余意最爲可恨。一年之第一日在理。當極熱鬧。則地方上方。現朝氣。今者滿目蕭條。現此暮氣。實非地方之福。我蘇如是。未識他處亦如是。苟其然者。則無怪我國家之衰弱不振矣。爲之恨恨者久之。旋覓得東鄰喜兒。及後鄰福弟。三官等。於轉糖灘上灘之主人爲一江北婦。坐小櫈。深藍色之衣服。還覺不

淨鞋上之花紅得厭人白銀之耳圈大幾等於尋常之臂鐲以爲美觀我不信也金黃之髮盤作燒餅形貫以白銀之簪闊如朝板更足令人作三日嘔生意大佳圍而觀者可十數人余忽心有所觸急探懷出爆竹一串躡足至婦後搖手示衆囁勿聲以爆竹輕懸之婦髻之簪以著火之香引火其上卽棄我細香移身於其前婦初不覺迨爆竹作聲急欲灑脫然已無及灼其飛蓬之黃髮聚而觀者均余之鄰近而識余者旣不指余以示婦亦未以目視余惟各捧腹大笑余則和之婦故莫之能知也惟作申申詈語多惡毒余恨甚更思有以苦之也私授計於福弟以長綫作環形而套於江北婦髮髻之上引而遠之入最近轉折之巷內用力一拉而婦之髻立散簪亦下墮髮垂於背作螺旋形狀至可笑衆又爲之哄然至是婦已憤甚拾其簪披髮追入某巷而福弟已遠遁矣終無如何也

第二章 巧改門對 正月初二日

今日以昨宵入睡過早天明卽轉側弗能成寐穿衣起拖婢女菊香下牀至樓下侍余洗臉早膳畢出門見喜兒福弟等已在巷中滾錢爲戲招之至街上店肆依然閉戶一如昨狀行人稀少冷靜異常大紅色之門對著以擘窠大字一望皆是一家門首曰生意如意春意財源如水余擬以泥塊作書爲下批語喜兒出自白粉筆授余卽以之書其下曰門也關起來了生意財源定必不妙某姓叔嫂同居醜聲已屢入余耳其春聯語曰爲善最樂讀書更佳余以粉筆改其詞云作惡無礙偷情最佳并註其旁曰明年可用「紅錦被中無限恩情呼嫂嫂黃泉路上有何面目見哥哥」一聯較爲切當蓋其嫂實孀雌也某氏老者無行鄰里有扒灰之笑史其聯曰三星在戶五世其昌余改其詞曰父子共眷翁媳同牀并註其下曰三星已遠避恐五世亦仍是一世（閱者於此亦嫌其謔而虐否當頭之棒果不能寬假於此輩人頭而畜鳴者也）寒光註

第三章 戲謔張瞽 正月初四日

今日家中備年酒宴客戚串蒞止親朋咸集熱鬧異常午膳後邀舅家表弟秋聲遊觀街市至某巷冷僻特甚一家門首掛着一塊張鐵嘴命課館的布幌子屋內坐個盲者年可三十餘歲着的破舊衣裳翻着白眼轉個不停不知他想些怎麼來我就心中想定主意與他鬧個頑笑就踱到裏邊叫了時辰請他起課他以爲生意來了裝出苦笑的樣子嘴裏請我們坐其實連橈也沒有一面却掄動着幾個指頭做出占卜的樣子便開口問我此課何用我就對他說前天家裏新育一隻小狗眼睛還不曾開再過幾天可開秋弟忍俊不禁失聲而笑瞎子知已受欺乃破口罵隨起將捉余襟余急攜秋弟手飛奔而逃回顧瞎子爲戶限絆顛矣然余頗恨其詈人更將有以苦之也

第四章 翳翔天空 正月初八日

今日飯後出覓二官福弟等不得獨自一人頗覺乏興在圓桌之抽屜內得

大爆竹一枚頗思得一特別之放法以爲樂事搜索枯腸終乏妙計頗以智竭自恨步院中往復數十次搔首無已忽見一大之雄雞方昂首而啼若示余以可用不禁憬然悟驟得一燃放爆竹之妙法卽以米食雞乘其食時自後捕之以麻製之線扣住爆竹而緊縛於雞尾之上爇其藥線縱之令去少頃爆竹聲響雞驚極而飛益以爆竹上升之力高度乃達三層樓之上及其下也止於鄰家廳樓之頂鄰居以爲弗祥遂起擾攘阿父阿母親往道歉將雞宰割始得了事歸且加我以訓責大姊至欲撻余經二姊勸止始獲無事余心頗不服以雞亦禽類飛至屋上事亦尋常何不詳之有何迷信之深耶以惱於大姊之威力未敢置辯蓋我大姊爲人嚴厲如魔王於余動止時加限制稍有未當責言隨至不稍寬假甚於阿父阿母萬萬也幸三月中將出閣去我之期近矣然以余天性好弄雖嚴厲如大姊有時亦放膽而加以嘲弄也

第五章 題影嘲姊 正月初十日

今日午後與福弟喜兒三官等在巷內爲捉迷藏之戲。傍晚始罷。以跳躍過久。晚餐後卽有倦意。父母及二姊坐燈下談家常。聽之亦復無味。思所以自遣者。大姊捧小狸奴坐燈側。影射於壁。狀至生動。余喜以紅粉筆鈎之。成一絕妙之寫生畫。而於其唇間分出兩綫作言語狀。更書其間曰：我的乖乖。註其旁曰：預備明年抱小兒。書已大笑。初大姊方與阿父等作絮絮語於余之作畫。乃未留意。比聞余笑聲。始回顧見壁上畫。初不惱怒。及審所書。乃作嬌嗔。且爲之報甚切齒。謂阿父曰：弟頑劣至此。不撻何待。阿父笑。母及二姊亦笑。大姊益報怒。益甚。將捉余而撻之。余急匿。二姊果爲翼護。余膽頓壯。遽曰：姊盍息怒。容阿弟一言。姊非將於三月中嫁耶？嫁則終且爲人母。而享弄兒之樂。然則阿弟此圖不啻爲姊預祝。在理。姊宜答我以謝辭。禮上往來。固宜。如是姊乃反其道而行之。實有負於弟矣。使弟不曰明年而曰今年。

者。則姊之嗔怒。宜矣。斯言既發。阿父及母復大笑。二姊更笑。不可仰以目示。意於余囑。勿再聲。余乃默。大姊既捉余不得。復經此調侃。羞慚幾至無地。遂獨上樓頭而去。余以二姊勸隨向樓頭至。大姊前服禮。此事遂得以一笑罷。實則姊弟之間。以此相嘲弄。亦未可謂謔而虐也。

第六章 妙箸張瞽 正月十三日

今日早餐後。僕婦林媽爲余言。西隣洪媽有女。未字。將爲伊子。論婚。以余常往街頭遊玩。故求爲留意。苟有命理先生過者。託我招入。以便合婚。余笑應之。下午散步巷口。適張鐵嘴持明杖。鳴銅鏡。叮噹過。余呼止之。告所以渠乃求余道。引余卽拉其明杖。若牽牛然。牽之進巷。頓憶初四日下午事。以其畧余也。將卽次以圖報復。適巷中有水窪。初不甚大。余俟其足未及至而告之。渠提其右足。詢過未。余先作跳躍過窪狀。曰窪闊甚。猶未足。試再伸汝腿渠應之。復詢余。仍以未足過此對。如是再四。渠乞引避他行。余則以無他道對。

渠以腿久提而酸不復耐遽下其足適及窪處布鞋既濕并濺及衣之下端余掩口笑急引之前渠亦弗覺余之弄之也及門戶限初不甚高而余以高甚告使重勞其腿以苦之既入即無戶限而亦以戶限告使常作跳躍上續續無已渠始大疑以右足摸索始知余謊因不復從余言及眞遇戶限告之亦不我信趾觸其上痛而呼嘖嘖無已然弗敢詈余矣其詈於心歟渠經此一觸乃復從余言余亦暫不復謊既達外廳左右几椅相間陳列兩旁余引之達左列曰橋來矣渠發疑問謂府中何以有橋余謂之曰大家巨室不同小戶安得無橋渠爲之贊嘆舉足登椅由椅而凡而下汗珠如雨喘氣若牛艱苦之狀令人發噱既引之左復引之右迨其登凡余卽釋手而去其兩旁之椅退之屋隅以覘其將作何狀渠口呼余而以杖摸索凡之四周余遙謂之曰橋斷矣既上而莫能下矣尙憶初四之日有求課而受子之詈者否渠合十求恕余惟暗笑默不作聲移時渠以足力既疲搖搖欲墜乃作狂嘯林

媽聞聲出視始引之下林媽畏余不敢以之告我阿父阿母及大姊也上燈後私告二姊以爲談助二姊惟加婉勸余漫應之

第七章 扮鬼驚父 正月十五日

今日元宵佳節晚餐肴饌甚豐更得葡萄美酒堂中電火之外益以各色紗燈美麗悅目晚餐既罷林媽伴阿弟睡樓上阿父阿母及兩姊在堂中擲狀元紅余爲二姊需出納二姊運佳戰輒利桌上積錢纍纍余初顧而樂之旋靜極思動入廚下覓婢女菊香將臘之作迷藏戲而菊香方餚睡於灶前竹製之椅上以手支頤架於廚桌之面已沈沈睡去酣聲作矣余驟得妙法取釜底之灰陳之以紙至其面前輕吹之使飛於其兩頰之上頓成黑面之怪人如戲檯上之包公然更拔得雞毛十數悉爲插之髮際使一上翅以一裹柴之篾圈爲之輕圍頸際厥狀大足嚇人於是滅室中燈以吹火之竹筒就其所坐之椅下敲之韃韃作聲菊香自夢中驚醒見身處暗

室復聞怪聲怖極而號奔至堂上欲以廚下怪象告之父等而語初不能成聲阿父及阿母二姊驟見此狀貌怖人之怪物自內竄出亦復驚惶失措指爲鬼怪幾致駭極而逃惟大姊仍極鎮定指爲菊香并謂此又必奇弟之惡作劇也余卽笑呼而出阿父等亦視菊香捧腹不已菊香猶不自知也繼覺胸前有異以手去箋圈見手上已呈黑色（蓋驚醒時曾舉手拭目也）始知尙有異狀足以引人發噱者在也就衣鏡前自照亦竟笑不可仰卽逃往厨下洗滌去大姊於此復囁叨不休余雖口不敢較而心實恨之

第八章 私窺情書 正月十九日

今日爲校中開學之期清晨入校行開學之禮並不上課故禮畢卽歸飯後以天雨難以出門對門趙家蓉姊過我家與我母及兩姊以抹牌爲消遣阿父則已往滬上肆中去獨自一人悶坐書房頗覺煩厭直上樓頭擬在大姊房中覓一玩品以消永晝東尋西覓苦不可得蓋除脂粉釵鉗之外初無玩

品也不覺厭倦思眠以大姊之被褥較爲華美且香味撲鼻頗欲借宿片時卽大姊知之當亦弗加深責也解履登牀首甫着枕驟覺有異蓋鴨絨之枕不當堅硬異常也翻身視之知枕底有物隆然而起叩之有聲爲之稱奇不止急探手入得一長方之匣黑色木質面有花紋塗以金色長不及尺而寬半之高又半之精美異常我所未見私計中或貯有精美果餌擬偷食少許以惠口腹而匣固鎖閉苦不得啟摸索牀頭冀得其鑰久久無着旋得之於枕函之內啟視匣中初非果餌銀錢之外益以潔白無比之西紙包三個一則貯以紙幣若干初無少異及啟視第二紙裏而妙趣生矣其中所貯爲函件數十有二一一啟視均出自未來之姊夫手筆發書時日都在與大姊訂婚後語多涉於戀愛及美滿其最可令人發笑而令我牢記不忘者爲「我之甜心我之至寶我之第二生命及安琪兒洛水神妹」等種種佳妙之名詞蓋所以譽我大姊者也其他似一願以至純潔之情愛悉力灌注與我愛

之。心坎！玉鏡臺前佇眼波。至於白首！花常好月常圓！」等之詞句亦復好看煞人。且書未必有距婚期尙有幾日之詞。若急不及待者。然我大姊之未婚夫婿。眞多情人也。不禁爲之慶。得其所夫。更拆第三包。視之則絲帕。兩方各以一端相連綴。挽作同心之結。一作純白色。中央有橢圓形之小影。作藍蔚色。我未來姊夫之化身也。據書桌坐安樂椅上方。握管作書眉宇間。呈愉快之象。其將寓書於我大姊耶？其一爲淡紅色。如桃花之瓣。中央亦一小影。作淺綠色。之新月形。我大姊之化身也。倚欄小立。拈花微笑。神態欲活。翻閱既竟。爲一包。好攜之下牀就書桌上。取鋼筆蘸紅藥水。作字於函件之包面。曰語語肉麻。的是急色兒口吻。局外人見之。阿要難爲情。以儂處此當付一炬。馳書絕交。決不什襲以藏也。更作字於絲帕之包面。曰男無子。都之美女乏西子之姿。兩方絲帕毫無保存之價值。儂意不如飽以墨汁。毋使留此醜影於人間。反覺干淨。并註其旁曰阿儂。此舉亦復自知。不情特以平。

日姊之見待手段忒煞狠辣以此爲報尙屬平允苟我姊於此仍不稍加寬貸則儂於各書已經三復熟識能詳將背誦於人前矣書已一併歸之匣中還置原處欣然下樓少頃我大姊抹牌已畢上得樓來納錢匣內見包面所書固已知爲出自阿儂狡詭卽呼命上樓余以旣攖其怒雖未免中心忒忒然亦有所挾制故不過事驚惶旣面我大姊不得不先以知過自陳渠亦以余之旣悉其祕密不復加以深責惟以緘口囑余余笑應之頗以得勝利於我嚴厲之大姊自慶

*第九章 貪金受愚 正月二十一日

今晨到校爲時過早先生均尙未至去上課可二小時同學到者亦僅七八人福弟與也同在休息室中有陸姓名長林者性愚鈍冠儕輩我人加以慙兒之徽號全校無不知者余與福弟商思有以戲之也因謂之曰我人於新一年中學得魔術多套均饒興趣其尤佳者爲以兩碗之水加以咒語立變滿

碗之金錢渠果稱異。不置請試之。福弟卽入廚下。取得大磁碗二盛以清水。殆滿囑長林伸兩手入室中方桌之檔中而自卓面之下授以滿貯清水之兩磁碗。囑牢持之毋使稍溢致敗我術。長林奉命惟謹。檔固木製作方形大僅容手。今手入檔中而持以巨碗之水。且兩手均然難以自爲授受。苟非他人予以助力則舍棄置其所持之一碗外。手莫能出矣。然卓面離地高棄置則碗且碎而水亦濺。及其身以故長林至此如受桎梏已失自由。惟求我人速咒余戒之勿聲。更以粉筆塗其面使先作白色益以紅眉綠鼻額上作墨色之太極圖。時同學先後來者已達二十人。見之莫不大笑。長林雖欲抗拒而不得也。始而狂呼繼以哭泣。淚下帶粉色滴衣上而白色之頰增以淚痕。爲狀愈醜。衆笑不可抑。復從而嘲弄之。謂尙欲得金錢未正擾嚷間而閻王票子。張先生至。衆爲之寂然。長林駭極釋手。碗墮地碎水四濺。并及衣履。衆不復能忍。又笑。張先生見狀怒甚。查主謀。余及福弟均罰面壁立一小時。償

碗。值。事。後。余。頗。悔。未。派。值。者。於。門。不。然。或。不。致。爲。張。先。生。知。也。

* 第十章 新娘墜輿 正月廿三日

晚膳後，瞞家人私出，邀喜兒、福弟在街中游玩，旋相計議於我家東百武而遙，兩巷相對處，地無市肆，較爲僻靜，時當日暗，路燈之光，及此亦已模糊，擬就此以長繩綁途人，爲戲。由喜兒歸取長繩一，余與福弟匿南巷中，喜兒匿北巷中，各堅持繩之一端，使離地尺許，以綁來者，及其人既顛，則喜兒釋繩逃而余與福弟亦拖繩遠遁，佈置既訖，適有肩筭輿以過者，前行者足爲繩絆，俯而仆，後者隨之，輿亦倒地，彼端之喜兒已釋繩，余急偕福弟曳繩而遁，稍遠，藏繩暗轍，與福弟繞道之巷前，則喜兒已先在，相視暗笑，輿以受過甚之，震動而毀，兩輿夫均傷其膝，血外溢，乘輿者爲一新嫁娘，關係嫁後甫三日歸寧而回，夫家者也，以自輿中顛出，致釵失，鉢落，隨侍之女媼初亦以輿隨至此，已出輿扶花園錦簇，驚魂未定之新嫁娘，登已輿中，而與輿夫蹲。

踞地上覓新娘之釵鉗也時觀者如睹爭言趣事而不知我等三人有以致之也

第十一章 謹師惡劇 正月廿九日

校中三先生中以張先生最爲嚴厲終年不見其笑容我儕稍有不規則之舉動苟爲所覺罰責隨之無稍寬恕余與福弟最好頑弄故受罰又多恨之亦甚呼之曰閻王票子昨宵與福弟計議得一報復之法故黎明卽起盥漱方畢福弟已來叩門啓之令入早餐後攜書包偕到校爲時旣早先生同學均無先至者校役僕生亦適他出喜甚隨覓得洋磁之面盆滿盛以水將教員室之門半掩半啓而以盛水之面盆置之門之上端門固內啟是以自外入者不知有異也苟推門而入則盆必自上下墮而擊其頭水亦貫注其身而作落湯之鷄矣此蓋昨宵我二人預籌之妙計所以報復張先生者也三先生中張起獨早到校亦最先我人已歷試不爽此計之售當可操券我

人佈置既妥仍攜書包歡躍出門擬在校之左近游戲片時俟張先生至而後隨之再到校中則雖以張之嚴明於門上之面益必不致疑於我二人矣焉知事有大謬不然者在也余及福弟守候街中遲之久久而張終不至而素性和易我人以菩薩稱之之林先生已先張而至矣我二人見之中心頗覺不舒而又未敢實告惟有致其敬禮隨之到校及其推教員室之門而入則益果下墮菩薩變成雨淋羅漢且受當頭之擊魔王作惡菩薩受苦天寶爲之夫復何言事後三先生曾加嚴究雖疑及多人而事無左證終成懸案

*第十一章 懲巫妙術 二月初三日

今日星期我不往校中去晨起早餐後福弟來家中就余撲球移時旋出外游玩道經某巷小街急欲小遺因就一家牆下溲溺既畢福弟以手指牆上笑不可抑余隨其所指視之則黑色之牆上着有黃泥所書之字曰在此小便者是五官余笑謂福弟曰余上有二兄三姊下有一弟兄及第三姊均不

育行次固屬五官尊稱也君何笑之有須知個中人有先知之明也因擇一泥塊更添字其下曰住在裡面者爲烏龜此誠烏龜之洞府不獨五官可以在此小便人人可以在此小便也書已與福弟大笑出街經某街途遇同學洪寶生手攜餅餌之裹渠言將以餽之舅家也余及福弟素稔寶生母爲一女巫自謂有大仙附身能知陰世事爲人禳解祈福及愈人疾病等等愚民信之遂藉以斂錢生涯乃頗不惡至此思有以戲之也因共籌得妙策寶生家離我人游玩處不半里而遙相將奔而往及門已汗流被面更作惶急之狀覓寶生之母而告之曰汝家寶生頃攜一小裹行至某街與某姓兒爭道而門扭作一團被某兒迫入某巷中用力一推頭觸於牆角血湧出如泉面白如紙暈矣血猶未止也人皆以爲莫救盍速往視之寶生之母聞語戰慄無人色身亦搖搖欲墜急扶卓坐淚承於睫而泣不成聲矣余等慰之曰若有大仙附身仙法無邊能生死人而肉白骨若盍乞靈於大仙以救若子以

我人思之寶生得大仙護佑必可不死哭何爲哉渠聞語頻搖其首而哭聲益縱我人竊笑不已更以語嘲之曰豈大仙詔汝寶生命已當絕而莫可挽救耶然則哭又奚益渠仍搖首勿答欲強起而戰猶不能自主困苦之狀有難以言語形容者我人至此已忍悛不禁捧腹而笑渠始覺有異瞪目以視我人若盼望我人之示以好音者然福弟笑謂之曰七十老娘倒繃孩矣汝子寶生果安然往舅家去也昨日之夕豈大仙一言詔汝以明晨某時將有兩小孩至謊言汝子死耶汝其休矣妖言惑衆欺人歛錢大仙果何在也今者以欺人者而受人之欺矣奈何弗察可知紙糊老虎終有戮穿之日也渠聞語急收其淚而赤若塗朱慚汗淋漓無以自容人勿以斯事宣之於外以保持其飯碗我人志在頑弄遂笑應之時已近午乃相率歸飯

· 第十二章 輓友詢師 二月初五日

同學金君靜軒以喉症癱今日出殯昨晚登牀一息不接聊以輓之苦思久久

未得佳句時至夜半始勉成一聯曰從此不能見而想來真個傷心雖自知未臻佳妙而自出心裁固屬阿儂口吻以我幼年出此或不致受人譏笑也今日早起即請阿母飭林媯入市購得白竹布兩尺裁之爲二幅之到校磨得墨濃蘸得筆飽即以昨宵枕上所得一聯書之其上既訖甫搁筆而張先生至見之鄭重言曰此兩語太屬含混不論輓伺人均可移用宜加更易余率爾應之曰否語太含混誠如師言若謂無論何人均可移用則生意殊未盡然譬之死者爲師母之姊或妹則先生亦將以此輓之耶其可乎同學聞之者咸爲之嘆然張怒目視余斥爲無禮將治余謂同窗師長罪余以語前曾短以諱之二字則不能謂爲唐突侃侃辯適幸先生至從中和解勸張加余以寬想張始恨恨然去林先生素愛余余有書一函爲緩頰余持之書以啟余常祝其健康也

第十四章 運生活劇 二月十四日

連日苦雨難往街市中游玩令人悶損今日新晴爲之歡然下午課畢歸家
畧進點膳卽出門往街頭去遇福弟邀之偕往玄廟觀中旣抵則游人擁擠
熱鬧異常有賣解女子就廣場中獻藝環而觀者如堵牆中有二人肩垂豚
尾似自鄉間來者蠭衆中用注賣解女子不稍瞬瞇其兩眼時作苦笑唇吻
翕張饒涎欲滴狀殊令人生厭余思有以苦之也擠身以入乘間結其兩人
之辯俾其行動時得相牽掣兩不自由而陳怪象當余動作之際衆方注其
心目於賣解之女子是以非特被余頑弄之兩鄉人未之覺卽旁觀之客亦
未之及見也手續既完余乃自人叢中擠而出易其所立處以待兩鄉人之
移動其位置而睹活劇俟之久久而目前乃未達余已不耐招福弟與之偕
故於兩鄉人所立之外層用力擠入使衆作潮湧而波及於兩鄉人衆以我
儕爲年幼之童爭相讓影響遂及於兩鄉人髮際受拉力之震動而得痛楚
則破口而罵語侵後立之觀客因起爭競繼以武力相尙一場惡鬪流水落

花兩鄉人以衆寡不敵而負頭破血流頂際之髮亦被抓落多許我有以知渠明日之辯必不如今日之粗矣時場中之秩序既亂賣解之女子亦不復能續獻其藝結果既惡得錢乃尠余以我二人有以致之也因與福弟囊括所攜得銅元十數悉擲予之由無意中得飽看全武行之活劇事後思之猶覺快意兩鄉人歸去得勿恨及其轍而憤然剪去之乎。

第十五章 辱師妙策 二月十九日

今日晨起到校與福弟三官喜兒四人在操場之西北隅曝日席地環坐笑談爲樂談及閻王票子（即張先生）莫不切齒我人時爲責罰而無以爲報復心中頗覺不舒妙計屢施終不得當門頭之盆水（正月二十九日事）我人以爲最佳之妙法者亦被逃過而累及菩薩心腸之林先生可爲嘆息余乃倡議我四人中得有妙法以苦張而行之見效者奉以軍師之徽號衆各拍手贊成繼作俯首沉思狀蓋莫不連其慧心真得妙策也默然者久

之福弟忽不耐探手懷中出橄欖置握自食其一旦分餉來人余見橄欖立有所悟因謂衆曰余計已得雖不能必其成復無否亦可以姑試行之矣以備局爲問余乃曰我之計係福弟所賜即取材於橄欖之上張圓短於圓方患近視者也每逢上課點名時必僵便其身俯伏桌上若待割之猶喪人苟乘上課前排班時獨入課室以橄欖之核四墊置於教桌之下則張於點名時必且隨教桌而仆蓋教桌之下本有木座也惟教桌之位置務便逼近木座之外邊卓之兩脚半在木座之外益以橄欖核之間輪一經推轉便復自立矣衆急拍掌贊成喜色形於眉宇者馳旋之軍福弟益懶懶欲往奮勇而言曰今晨我級第一時非張之修身課耶不妨即此行之俗局我自當之可也衆稱善移時間上課鈴響我人卽往排班而福弟果不與也既入課堂余首卽留意及教桌覺福弟之佈置頗當中心快甚念及事後之追究主謀則又悵惘矣時張已挾一卷書入室登教檯我人起立致敬畢渠啓點名冊

俯身桌上一如當時正欲唱名而身已隨桌倒仆教桌與前列之課桌相碰乃作巨響張受震而胸部作痛不能遽起我人羣往扶之余更乘間踢去橄欖之核使入木座之下俾渠不疑有他也張既爲我人扶起見其額上墳起大如胡桃作紫紅色喘息不已驚魂猶未定也事後渠或不無疑點或竟疑及我人然事無佐證亦無如何也

第十六章 斷送風箏 二月二十四日

今日爲星期假日晨起早膳後出與三官等就曠地上以竹籃等爲消遣懸兒陸長林與焉渠之風箏作蝴蝶形製旣精絕色復美麗奪目蔚深天空令人豔羨我人所有不之及也因羨生妬遂與喜兒等謀思有以中傷之因倡議購炮竹多串懸風箏之線上而放之以爲笑樂長林不知我情之用意亦復欣然從命我人購得爆竹後將風箏之線收轉如干丈取爆竹一串一端附以一端着火之長紙捲另以一線結其一端而綴於風箏之上線之長度

使爆竹燃着時不至灼及風箏之線。手續既畢，縱其所收轉之線俟紙捲燃及爆竹，則作聲於空中矣。我人於長林之前假作殷勤代爲附爆竹於風箏線之上而故短其連續之線，使爆竹燃時風箏之線得以受灼而斷。長林既愚且懶，不之知也。迨夫爆竹聲響，風箏線斷而美麗之蝴蝶已舍長林遠去矣。長林至此乃掩面而哭，我人則匿笑不已。

第十七章 計窘小販 二月廿九日

下午課畢歸家，畧啖餅餌，卽出門與三官、喜兒等就巷中作蹴球之戲。有餛飩擔及熟腐乾擔，唧尾止於巷口。余授計於三官，囑其用一短繩乘兩小販。他顧時施其敏捷之手腕，連絡於兩擔之下，端移時，賣腐乾者肩擔以行，餛飩之擔爲所牽動，而倒滿鍋之沸湯，幾盡灌注於賣餛飩者之身。幸避而免。擔中之鍋碗壺瓶悉墮地碎，乒乓作聲，至爲清脆。釜底之薪火受沸湯之灌注，而熄。熱氣蒸騰如下，重霧餛飩擔之販夫索償於賣腐乾者，而賣腐乾者

不任其咎。不應賠償。爭論久久。幾至用武。賣餛飩者已急極而哭。我人復從而羞之渠哭益哀。時余之姨母以大姊將嫁而攜其婢女瑞英來送禮。頃將返。余母送之巷口。睹狀詢得所以與姨母各出銀圓一枚。給賣餛飩者。始收涕。收拾去慈悲哉。余母及姨母也。豈預知斯事爲余所作之孽者耶。

*第十八章 巧難姊妹 婚三月初八日

今日爲我大姊于歸之日。晨起衣西式之新衣。着新購之革履。下樓早餐。後親朋大集家中之熱鬧。爲以前所未有。遍覓大姊。不得。旋往樓上。得之於渠之臥室中。衣美麗之服。圍珠繞翠。驟見之。幾難辨識。端坐榻上。狀至肅穆。舅母家之霞姊。黛姊。以及姨母家之淑姊。倩妹等。均列坐榻前。互相謔話。喫喫。如鳥鳴。余趨至榻前。倚大姊之膝。而詢之曰。姊端坐學作新嫁娘耶。姊微赧。不語。余更附耳而語之。曰。從此我姊夫欲與我姊言情者。將不必假力於筆。墨矣。斯時隔相晤期間之計算。不復以日計。以時計。分計矣。其中心之美滿。

當更非可言喻而我姊亦諒有同情也而大姊不待余之辭畢亦附余耳小語囁勿聲乘衆人不注目時以一澄黃色小金圓畀余余喜甚以勝利品視之寶之惟恐或失出大姊之臥室覓得二姊倩渠爲余貯藏而告以故二姐笑應無他語時將日中門前鼓樂聲響難以炮竹聲人語聲喧擾殊甚迎大姊之彩輿至矣輿止堂中堂中燭光輝耀鼓樂聲震耳欲聾兩喜娘扶大姊自堂後出少選余父余母及二姊諸女親均送大姊登輿余母含淚作強笑之狀二姊亦然大姊雖以淡紅色之紗幕其首望之不甚辨晰然亦隱約有淚容卽阿父亦無歡容是誠怪事何所不治於心而爾耶全情識非笑人至此亦索解無從矣及彩輿隨鼓樂聲以俱去而家中頓形岑寂之象迨及旁晚始覺稍復原狀上燈之後阿父語余我姊夫將來我家行揖岳之禮囁勿他去須隨舅家表兄麟哥延之以入也福弟於新年中曾以一小瓶賄余中貯棉黃色之藥末據云係渠父自滬上帶回者以少許吹入人之鼻中則其

人必噴嚏不已。余試以陸長林等歷驗。余早擬於我姊夫第一次蒞余家時。以此敬之密藏他處。雖二姊亦未之預告。恐爲所勸止也。至此時機將屆。急取而預儲之。衣褲袋中更預以一雪茄之煙嵌以火柴之頭。幾粒於其上端。俾吸至其處而有微爆也。手掌之中預塗以墨油大如錢相見之時求與握手。彼果新人物必不我却亦必上我當也。鐘鳴八下而我姊夫之長隨來報。云已在道。余及麟哥卽出俟之。門次不一刻果至來者凡三人。其二蓋介紹人也。以輿代步及門而止。相繼出輿我姊夫居後。衣西式之禮服。峨冠革履。狀至英碩。余與之一鞠躬。後卽出。余塗有墨油之手。待握渠固知禮亦以手握。余且持之者再。蓋所以示親愛也。而不知已墮余術中矣。渠亦旋覺俯示其手向余微笑。隨向袴袋中以絲帕拭去之。然終覺其猶未淨也。我人旣延之入。登堂謁我父母。如禮。并及戚族。旣畢就坐。僕人奉茶及手巾。渠接手巾。後初不及面。但揩其兩手折而返之。僕人蓋巾上已染有墨油污痕。恐僕人。

見之而成話柄也。余於此深佩其措置之得宜。隨以預爲特製之加料雪茄。進渠亦弗却坦然吸之。時男女戚友聚集一堂。爭看新婿衆人之目光無不注射於其一身。而渠之態度仍不稍變。絕無侷促不安之狀。徐徐吸其所持之雪茄。目光流轉亦甚自然。及雪茄既燃。及火柴之頭驟起微爆。續續乃如貫珠。衆睹狀都已忍悛不禁。而渠則緩置之於承灰之盆內。亦不呈其駭怪之形。余至此雖僞爲弗覺。而心中更不得不嘆服其鎮定力之強矣。時堂上已端出筵席。余及麟哥乃請其入座。四人爲陪。兩介紹人與焉。余以用噴嚏藥末之機至矣。時不可失。遂暗藏少許於掌中。於勸酒時舉手向其鼻觀。微吹藥末。性質輕絕。頗能如余意。渠卽頻顰以手指探入鼻中。蓋已感藥力之作用。而鼻中作癢矣。旋呈其不可復耐之狀。而噴嚏作矣。渠卽旋其首以防涕沫之飛濺。席間也焉知藥末大佳。噴嚏之作。續續無已。難以卽返其首矣。衆睹狀莫不捧腹。歷五分鐘之久。而噴嚏始止。渠始探袴袋中之絲帕抹去。

其上唇之涕沫及回其首則又有足以令人發笑者。在蓋其鼻下驟多出拿破崙之鬚矣。墨油之作用復見也。闔室更爲之鬨然聲振屋瓦。雖以老練過人之姊夫經此幾番嘲弄窘狀遂亦難以掩飾面紅耳赤而額汗亦涔涔下矣。兩個媒翁及麟哥亦各笑作一堆。捧腹不能釋手。余卽呼僕人進以手巾始得將兩撇鬚抹去。席終我姊夫起致謝辭於阿父阿母且言辭我及麟哥亦不加強留送之。出門登輿去區區一席酒吃了多少虧。余殊爲之呼不值得也。苟歸語大姊者則我嚴明之大姊於此種種之惡作劇出自何人擺佈必已瞭然於胸中思之當亦失笑。

第十九章 大鬧博場 三月十三日

今日爲我大姊于歸後之第六日。女戚之留而未去者尙屬不鮮。余於下午自校中散學歸。霞姊淑姊及鄰居蓉姊我家二姊等叙精舍中作雀戰桌上鋪以潔白之布。牌聲乃至幽靜。姨母黛姊倩妹等旁坐觀局。余母及舅母則

方與我父憑几茗談。一室中人。均蓬勃有生氣。余顧而樂之。淑姊身旁積金錢。纍纍。余知其獨擅勝場也。思有以弄之。因私藏一鑷針於手中。依其身畔。潛以檯布之角。與其外衣之襟。用鑷針。相互鑷合。淑姊未之覺也。余乃潛出。往門首小立。移時及奔入。依精舍之門。而呼曰。頃街上方有娶親者。過其儀仗。之多。我乃未之前睹。行且達巷口。蓋各出觀當。猶可及。衆不知余之謊也。爭起欲出。淑姊亦聞其已起之牌。欲隨衆起身。欲出甫離桌而桌面之銀錢。及骨牌。均散落地上矣。白色之檯布。則綴於其外衣之襟上。而拖其下截。於地。狀至可觀。閨室。捧腹二姊。更以手指。余笑不可仰。衆爭詢果有娶親者。過否。余尙擬用讐言以欺之。特以狂笑。過度。一時難以成語。惟點首示意。急趨而出。衆中有黠者。則止步不前。宅心忠厚而喜觀熱鬧者。亦復羣隨於後。及抵巷口。都無所見。乃共呼上當。不置。余復大笑以鳴得意。淑姊未隨衆出。余乃入內向之道。歎忱渠素愛余天性。尤和善。仍以藹然可親之容。向余而了。

之一笑。

第二十章 新奇戲法 三月二十日

大姊出嫁既久，親戚均已辭歸。阿父亦已於昨午時還是以家中頗苦寂寞，更值天雨未便出游。晚膳既畢，阿母及二姊坐地，話家常。余以倦而罷讀。覺煩悶，甚頗思得一消遣之法。以破岑寂，因謂二姊曰：弟日間在校中於同學處學得一新奇之戲法，其名曰金錢飛去又飛來。姊亦欲一觀否？謂余不信，請以大銀圓一枚授余，可立試也。二姊初亦知爲必係欺人之術，特閒居無聊，亦欲一覘究竟，以資消遣。因卽探懷出一銀幣，畀余。余乃入書室內，取得竹筒形之深玻璃杯一隻，磁茶杯一隻，而塗以漆墨於其底，更取圓形玻璃一片，其大小厚薄等於大銀幣，藏之袖裏，預備既上場，攜兩杯而出，以玻璃之杯呼菊香貯以清水，過半菊香聞余將演新奇之戲法，喜色現於眉宇，而奉命恐後矣。余俟其取得清水，至卽向二姊索取手帕一方，拆而爲二，覆於

貯水之玻璃杯口而以銀幣取置手中伸入巾下暗中倒出袖裏之圓玻璃一片使自巾之下而凸起而請二姊自巾外持之大小厚薄既與銀幣等故二姊不之疑而余已將真真之銀幣藏入袖裏去矣佈置既訖余囑二姊放手則杯底丁零作聲亦頗似銀幣聲也至是余乃翕張我唇吻假作默誦咒語狀移時而止隨去覆於玻璃杯口上之巾而目力所及杯內固無所睹絕不見銀幣之形也余施手術時余母及二姊菊香均注目視余不稍瞬丁零之聲亦所共聞今巾啓而失銀幣所在能毋駭愕遂驚爲神術二姊尤稱奇不止余竊喜我計之得售也笑而不答二姊續曰弟不云飛去又飛來耶今既飛去盍使飛來余應之曰唯特使之去其爲術易使之來則其爲術較難今姑試行之或驗苟不驗者則我姊一銀幣則入烏有鄉矣斯事必得一人爲助而助我者必須聽我指揮無或稍逆乃克有效二姊囑言其詳余乃更命菊香取碗水至注之於底上塗有濃墨之磁茶杯內令滿曰助我者左手持

此杯而壁立屋之西北隅而以右手食指微蘸杯中之水磨杯底者三就額上用力劃作王字形更蘸水磨杯底如前數沿眉毛之上右左各一劃更蘸水再磨杯底仍如前數就左頰作七圈右頰亦如之余則遙立於屋之東南隅默誦咒語既訖則銀幣必復現於杯中但執杯爲助手者須緊闔其目專心一致依次動作毋稍錯亂否則不效且室內燈光不宜過明須作半明不滅之狀則成效亦較易姊亦願爲執杯之助手否二姊曰可命菊香爲之菊香諾余母猶恐其忘却動作之法及先後之手續命余續教之而菊香言已悉記無遺二姊使背余言果無稍誤余乃旋桌上之燈使減其光焰而作糊塗之色菊香果移杯往屋之西北隅去余乃亦往立於屋之東北隅口中喃作疎語所念者蓋「人有二手手五指」等課本上之文也及隱約見菊香之手續既完乃步至室之中央旋桌上之燈使光復原狀而呼菊香返菊香應聲趨至而余母及二姊乃笑不可仰蓋菊香之額中已着一黑色之王

字形眉亦左右各多其一粗且長兩頰上亦加有黑色之巨圈幾許爲狀乃如獰鬼二姊多智視杯中仍無銀幣發現已知爲余之狡詭曰奇弟真惡作劇哉余忍笑辯曰姊何不察此特菊香奉行未謹致干神怒以示罰者菊香亦嘵辯二姊笑取磁杯倒去其中之水反轉其底以示余曰此間墨痕豈亦神之所留歟更捉菊香之右手以其食指之尖示余曰此豈又神之所塗耶至是余母及菊香均猶未悟作驚愕狀余乃笑取玻璃之杯盡傾其水而取出玻璃之圓片更出我袖裏之銀幣衆始恍然大悟亦贊余設想之妙不置替我二姊上當之菊香則懊惱不已入廚下洗臉去矣

第二十一章 智弄同學 三月二十二日

時屆暮春風和日暖野外桃紅柳綠百六春光景色乃至秀麗今日適又星期晨起余衣水手之衣着短袴長襪革履頗覺輕便早餐畢往巷口遇福弟喜兒等七八同學相約作郊外游道旁溪流聲潺潺好鳥鳴於樹杪蜂蝶迎

香而舞。凡此景物，在在足以動人。田中之麥高已與我人等穗上之芒上翹。如鳳尾被風搖曳，則起伏如海水奔騰。余素知麥芒之上有細刺，上翹試摘其一，束齊其上端，倒含口內，則芒上之細刺內向，用力吹之，可隨氣而出。以其勢順也。苟順插口內，則芒上之細刺外向，吹之則非特不能隨口而出，且悉回入口內矣。以其勢逆也。既入之後，則出之大難。以芒上細刺粘附於舌頸之上，勢既內向，故易入而難出也。其結果必有三數麥芒逆入喉間，令人作奇癢，而嘔不舒，孰甚。同伴或未必有明此理者，使共作此戲，必且演成趣劇，而資我笑樂。余乃創議以吹麥芒，較遠近爲戲。衆未知是計，均躍躍欲試。余遂摘麥芒多束，而齊其尖，持其下端，以授儕輩。人得其一，蓋授彼之際，我持下端，則受我者持上端，含入口內，而芒上之細刺固外向也。惟於福弟，則否。持上端而與之以福，弟與我獨厚，朝夕相共，爲余第一良伴，故不忍弄之也。余亦倒含其一束，與衆作行列，同時用力吹之，余及福弟均脫口而出。餘

則無一能者。蓋悉已逆入口中去矣。衆既以多數之麥芒逆入口內，初猶作咳吐苦不得出，及有因之稍稍吸入者，不得已挖之，以指亦復難於成效。雖得挖出幾莖，而終留三數於喉間，刺刺不休，作嘔亦不已。涕泗交流，爲狀殊覺可憐，而可笑。喜兒憤甚，握拳欲擊余福弟，從中解之曰：君等自不得其法耳。與人何尤？余亦慰之曰：明日此時，自能消滅其痛苦也。蓋曆時既久，芒上細刺經唾沫而柔軟，可得自然之吐出或下咽矣。

第二十二章 彼美獲友 三月二十八日

去余家東百數十步，爲某巷。巷中有巨宅，爲楊氏居。楊氏有女，年與余相若，讀書某女校。彼此自家中到校，或自校中歸家，時時相遇於途中渠之髮黑而有光，時梳雙辮，垂肩際。其上下兩端常繞以淡紅色之絲線，鮮豔奪目。與黑而有光之髮相輝映，更爲美觀。其額則白潤如玉，眉細而長，作新月形。若兩目之妙，則遍覓余所已讀之書，中字殊無以能形容之者。眼珠黑處如黑。

色之小圍棋白處如方熟之鵝蛋白流轉自如見之令人心癢鼻亦作白玉
色大小合度兩頰之中央作粉紅色四周漸作純白色瑩潤無比唇若塗脂
擬以既熟之櫻桃亦覺得當時衣淡碧色之衣兩手露袖外著用米粉搓成
者是以其人之美麗爲我目中所未睹想我二姊幼時亦必不之及我姊夫
與大姊書中所云之安琪兒當亦不過若是余愛之甚於自愛其生命苟渠
而生長我家爲我之姊或妹者則我得朝夕與共中心之樂當難言喻卽天
晴之日亦必不舍之而往街頭去矣今乃不然非我姊妹亦非戚好相逢陌
路不相及如風馬牛也然而愛心未已將籌一友之之法俾得常相敘晤以
通磬賅卽或不然亦可以得一握手爲快也而事屬大難幾閱籌終不得進
見之方智盡力竭莫展一籌人素稱余敏慧余亦自許解人若以此事準之
則實一笨伯耳何慧之有昨日之夕登床就睡初不能入寐於是運我腦筋
竭我智慮悉力思維冀得一當旋有所悟以余好弄之腦筋仍不免以頑弄

爲妙法以施之於曼妙之個儂其事雖未免唐突美人而舍此末由亦惟有姑試行之而已今晨到校以之就商於福弟喜兒等蓋余之計劃中有需於彼等之助力也彼等自余設計弄張先生之後遂莫不佩余之多智奉爲軍師凡有作爲莫不聽我指揮矣是以彼等於此亦復願甘聽命以助其成及下午校中課畢後余及余之助手福弟喜兒等六七人均不卽返家挾書裏馳至某巷之口以待美麗之個儂此巷爲個儂自校中返家必由之要道也余則離衆微遠徘徊於巷之左近以待時機之至此爲我人之開始動作余所預爲擺佈者也移時而個儂至矣挾素巾之書裹蓮步輕移轉入某巷余目逆而送之中心忐忑也勿寧誠恐余之助手爲狀過暴而驚及個儂也不一刻余卽步入巷中則福弟等已圍個儂於中央各以一接吻爲請雖不遽施強暴而嬉皮笑臉之狀果足令人難堪也個儂立衆中俯面無語兩頰赧甚作可憐紅其旁惶無主急極欲哭之狀果畢呈於其眉宇間也至此余

大不忍深悔我計之紬然已無可如何矣因僞爲與福弟等不識也者厲聲斥之曰何處狂童膽敢無禮衆不待余之言畢破口而罵余擠入奮臂一擊而仆者二更一舉足又仆其一實者仆者僞也至是福弟等各僞爲不敵而逃個儂見衆已去遠赧顏以向余狀若欲有所語而不卽啓口者然余先鞠躬致詞曰此輩頑童惡劣至此殊足令人生恨姊得弗受驚否渠微喟曰幸君見助不然殆矣儂深感君頗欲得君爲友特余母斯時必已倚闌待儂歸君亦願伴儂返耶苟其然則余母亦必樂見君而願君以儂爲友也言時聲至流離亦復婉轉動人若枝頭之好鳥鳴春余至此乃欣喜欲狂然力自鎮定不敢稍露輕浮之狀以取厭於渠伴之返遂得爲入幕賓今日之樂爲有生以來所未有執筆書此猶不禁手舞而足蹈也

*第二十二章 倩影遺愛

四月初六日

余識楊家婉姊已逾一週此一週中每得暇必至姊處共遊玩青梅竹馬樂

乃無擬吾以姊如春風如冬日如豔麗之花如忘憂之草令人愛曖與之共處其味殊永好弄之性亦爲之大減福弟等以余之相捨也頗懃余余以愛婉姊心切時念之不復以弄人爲樂且心戀於婉姊恩所以悅婉姊之方之不暇復何暇籌及弄人之術耶是以於福弟等之懇余與否不及顧矣余自得識至可愛之婉姊已數數受其餽贈精美之小洋狗也彩色之小皮球也洋鐵之小指揮刀也均爲婉姊心愛之品悉舉以贈余矣不獨此也余每至其處必以果餌相餉余感之甚愧無以爲報余之所以所有玩物中或非婉姊之所愛殊不足以贈之也日前遺之以口吹之小洋琴一事渠雖贊美不絕口未知其芳心中果樂之否耶余曾屢請之顧我家中而渠終不我允然則余將何以報之余籌之熟而不得當之法也時光容易今日又遇星期晨起早餐後散步庭中薔薇盛開紅白相間若相爭其豔麗桃則紅酣如醉然我猶嫌其過濃李則淨白如縞素我猶嫌其過淡殊不若婉姊之顏色濃淡得

宜。彙兩者之長也。使婉姊處此則桃也。李也。且各自慚其減色而含苞不放矣。正徘徊間。適一雙蛱蝶來自東鄰飛舞。花叢狀至活潑。兩翅花紋亦復美麗。悅目。余急呼菊香共撲之。幸均就獲。本擬以之贈婉姊。特渠性慈悲如菩薩。自必愛惜。生。物應變。計取一錦匣。書於其內。面之底上曰。阿誰。縱此一雙蛱蝶。自必多福。貯蝶其內。攜往婉姊處。渠方立簷下。調鸚鵡。未見余鸚鵡。乖覺甚已。弄舌曰。秦家公子來矣。渠乃回顧各道。晨安已。余卽以錦匣上渠以素手啓匣。而一雙蛱蝶鼓翅飛矣。渠微愕。及見匣底字。始嫣然微笑。并致其懇摯之謝。詞於余曰。以此爲阿儂祝福。眞雅事也。鸚鵡亦效言之聲。雖不及婉姊之婉轉。有致然頗清利可聽。余乃大樂。移時相偕入婉姊書室。渠以一新攝像片示我。大僅及二寸。婉姊立花叢中。攀花微笑。神態逼真。愛不忍釋。稱賞不止。渠謂願以贈余。余則如獲珍寶。急欲致其謝忱。而遍覓胸中。實無足以表我感激之忱者。頗覺歉仄。將午始懷影辭歸。午膳後出門。本擬仍往。

婉姊處尋樂事中途爲福弟等所困不得脫謂必欲伴作竟日游余僞應之思乘間逸去至某曠場余思得妙法出銅幣十數謂衆曰君等以巾掩目成一大環蹲踞以待余立周外將所有銅幣悉數擲環中君等聞聲前往暗中摸索以所得購果餌如何衆聞語均歡躍報可遂各以巾自掩其目作環形蹲踞待余以銅錢七八枚擲環中衆爭趨之余見時機已至急抽身逃去往婉姊處以弄風琴唱歌曲爲樂旁晚始歸途中遇福弟等交口責余余微笑謝過

- 第二十四章 易容趣劇 四月初八日

今日爲大姊嫁後滿月之期大姊預約偕姊夫於今日歸寧我母更畧邀戚好以開小宴阿父亦已先期自滬返時將近午我姊夫偕大姊乘輿至余見姊夫仍出手與握手示以掌曰今日已無墨油留其上請勿疑渠微笑點首坐既定更進以雪茄復謂之曰此中亦未嘗加以手術絕無奧妙請放胆吸

之可也。噴嚏之藥末今日亦決不藏之手掌中矣。渠仍笑點其首。攜余手詢一切狀殊親暱。大姊眉宇間呈愉悅之色。我有以知其在姊夫家亦樂也。其遇余亦一減其嚴厲之態。而爲和善嘘寒問暖。大足感人。余嘗見姊夫之手。指上御一紅鑽石之指環。係我大姊在家時所常御者也。及回顧大姊之手。指上果已無有。而多一白鑽石之指環。加之其上。我有以知彼兩人行婚後所交換者也。佯作不知。謂我姊夫曰。此指環者。非我大姊之所有者乎。何以加之。姊夫之指上。其故可得聞歟。我姊夫赧而不答。更謂大姊曰。姊非有紅鑽石之指環乎。而今安往矣。此白鑽石之指環。又爲何乎。來者大姊亦面赤。無語。而垂首及臘在座。戚友爲之大笑。曰。此蓋二而一。而二者也。大姊尤赧怒。余以目余心。銜之僞爲弗見。顧謂姊夫曰。一月來哥當樂甚。花好耶。月圓耶。已將至純潔之愛情。悉力灌注於我大姊之心。坎否耶。此三十日中。當無日無時。無刻不在玉鏡臺前。佇我大姊眼波也。言已。吃吃笑。衆中除我二。

姊外以未知底蘊莫明所以而我大姊及姊夫聞之已覺字字刺入耳中羞慚不能容矣我二姊則笑不可抑余回顧大姊已不復作怒目視蓋渠亦知苟再以怒目視余者余將悉以書中之祕密宣之於衆人之前矣余則向之點首作得意狀渠實無如之何也余素知我姊夫豪於飲而酒中苟和以白犬之乳者則其人雖量可以盡斗酒亦可以一杯醉之三官家豢有白犬一頭純白無雜色牝也且適新育余卽取一小玻璃瓶囑三官取其乳以注之瓶中將以弄我姊夫也三官時與犬戲既受我託以犬頭入一罐中而取其乳事固易易余旣得乳以瓶私授菊香囑其於酒半酣時傾入我姊夫席上之壺中使一桌盡醉蓋菊香今日司添酒之役也渠初不余允余以危詞恫之謂苟不如余命者將設惡策以弄之渠始畏而效命席終我豪飲之姊夫果爛醉如泥與之同坐者亦莫不嘔吐狼籍姊夫由林媽菊香等扶入書室中之沙法上卽酣然睡去大姊以礙於戚衆未能侍其左右因囑菊香看守

余私遣之去。取得香粉胭脂之屬爲之。殺粉調鉛敷其面首并眉心塗以胭脂。作細長條形更點其櫻唇使惺紅如血。兩頰亦作粉紅色。更用柳炭之條爲之畫眉使修長合度。我姊夫本豐於貌。至此已易濁世翩翩之佳公子爲蛾眉螢首之美人矣。時渠固睡熟。由我之加以玩弄。初不稍覺。余手續既完。將脂粉柳條收拾淨盡。以待其醒來。俟之久久。渠始欠伸。微醒呼茶。余急倒一杯茗飲之。渠飲後。酒力亦退。遂起自沙法畧有詢問。余具告之。渠既不引鏡。以自照。乃不自知其易容。攜余手將登堂。余從之。頗欲縱聲大笑。恐爲所覺。力忍之。既登堂。戚友咸集。方分座作雀戰。余故作怪聲而嗽。衆悉昂首視余。及見姊夫而莫不捧腹不可以抑。余亦作狂笑。姊夫亦疑人之笑已也。遂自顧其身。見衣履整潔。猶是初無稍異。乃疑衆人之笑非干已。身想別有可笑者。在也。則亦隨衆而笑。於是衆人之笑益烈。而聲益縱。余乃引姊夫至衣鏡。前俾自鑑。其容渠自見其塗脂抹粉之面。雖羞慚無已。而笑聲亦不能稍抑。

菊香伶俐卽端盆水出我姊夫卽就盥漱洗去鉛華而反其本來之面目一場至有趣味之趣劇遂以閉幕濡筆書此猶屢欲噴飯也

第二十五章 偷兒受縛

四月十六日

我大姊及姊夫歸寧後以余母囑作十日留以故家中日來頗覺熱鬧今日放學歸來往婉姊處游玩片時返已旁晚上燈後家人團聚作笑談得天倫之樂趣時大姊捧小狸奴憑几坐此狸奴爲我家所畜作雪色而頂上則作黑色如桃子形潔淨可愛我姊弟三人均寶之名之曰玉妹大姊尤加愛護苟得暇必懷抱之以撫弄爲樂偶爲其利爪所傷亦不忍加以斥責也今嫁後歸來仍不減其所好余至此又欲戲大姊以博衆人一笑因自大姊手中抱得玉妹至姊夫前置於其膝上曰「媽媽抱得吃力了還是叫你爸爸抱罷姊夫本已伸手受貓比聞余語急縮其手衆睹狀果哄然笑大姊姊夫均赧余笑曰明年今日必已有此真像何報之有我大姊早計及此故藉玉妹

以資歷練然則姊夫亦當歷練以備將來分我大姊之勞非然者大姊太吃虧矣衆聞語益笑而大姊姊夫則益赧晚膳後更茗談至於久久時且夜半衆始倦而思睡余伴姊夫入東廂餘亦上樓去蓋自姊夫來我家余日伴之宿東廂內也余及姊夫解衣登床方將入夢忽聞得聲起自牆下牆外爲菜圃余卽疑爲偷兒余急與姊夫披衣起躡足下牀審之良確姊夫欲大呼以逐賊余搖手止之就其耳告以捕賊之法姊夫以爲可遂以長而巨之麻索一拗作牛扣結留一大環以其所餘穿屋之橫樑而過自遠牢引之以大環就牆下發聲處佈置既訖滅室中燈靜以待之時方月夜及牆下穿一小孔卽有月光漏入余見繩環之位置稍有未當躡足而前爲移而正之仍返就姊夫與之共引繩端以待移時而牆上被突之穴周圍漸廣及大可以容身彼偷兒者且探身穴內匍匐以入始之以毛髮飛蓬之首目灼灼四顧幸我人立暗隅彼之目光所不能及也而我人則辨之悉以月光自穴中射入

也。余及姊夫仍持繩不稍動。彼進未已。繼之以項而肩而腰我人。至此始疾拉其繩。用力既巨。繩已緊。縛偷兒之身。并及兩手。轉瞬間我人已將偷兒之全身。拖入室內。而懸之空中矣。渠固未及戒備。而手已被縛。是以雅欲擰拒。亦莫能爲力矣。我人於此恐再有偷兒之同黨。繼之以入者。則我人既執司繩之役。更難顧及其他。勢且不敵。且力難執繩以待旦。因大呼捕賊以求援。助亦恐偷兒不止。一人所以使知室內有備。而嚇之使逃也。樓上之林媽。以哺我弱弟。未睡熟。聞聲急起。并醒其餘。不一刻而偕余母及兩姊菊香等。而持燈下樓矣。相將入室。睹狀各大笑。以偷兒懸空中。鬈曲其身。如一巨蝦也。偷兒被縛。初弗敢聲。閉目。噓氣如垂死人。林媽言。將赴警局。召警士來。俾捕之。去渠。始發言。求赦。并立誓。改行。余執木棍。叩其頭。渠之頸乃伸縮不已。呼痛。乞恕。淚下如簾。泉滴水。余母仁慈。止余弗擊。余乃舍我棍。時姊夫及菊香執持繩。役菊香力已不勝。余乃請姊夫微鬆之。而牢縛其一端於屋柱之巨。

釘上。偷兒之身離地可三尺許。余及姊夫推動之使東西蕩漾。如時辰鐘上之錘擺動不已。更推之作圈形使一鬆手猶旋轉不已。偷兒胸間作痛且頭暈。欲嘔呼痛聲與作噁聲。乃連續弗已。余則以之爲笑樂也。晨曦既動。我人始放之下而偷兒懨懨一息難以動彈。俟之久久始能匍匐乃縱之令去。

第二十六章 失影致病 五月初四日

臥病多日。日記亦爲之間斷多時矣。余自上月初六日。婉姊以其小影見贈。寶之甚。置之書篋中。每日到校必攜以俱去。即上課時亦常背人偷看。以當與婉姊面晤。苟遇算學之難題。一時不明其理。難以演出者。試一窺婉姊小影。未有不豁然貫通而立時演出者也。蓋其影中之媚態。令人見之頓覺神怡。心曠而智竅。頓開也。余每晚必於就睡之前。作日記。斯時必不許他人在側。以擾。余自得婉姊小影。必於作日記之時。置之座上。以爲我伴。蓋日以爲常也。上星期月曜日晚餐既罷。將做我日記之功課。覓婉姊之小影於書篋。

中久不可得卽翻遍篋中所有之課本亦無小影之蹤跡蓋已不翼而飛矣余旣失此我所最寶貴之小影懊喪萬狀情急欲哭亦復無心再作日記上牀就睡而又不能貿然置之不識果爲阿誰攜去思之重思之終無朕兆中心之憤恨與悲痛均達極點且婉姊以愛余甚而以小影見遺然則余宜如何珍惜而寶藏之今竟失去將何面目以更見我摯愛之婉姊愁思愈惱而轉折勿能成寐矣比至天明目未交睫體倦而熱口燥欲裂遂呈病象余母憂甚急爲延醫服藥然亦鮮效病中苦念婉姊而於婉姊之小影心又未能釋然臥病之第三日母囑二姊函告阿父阿父卽於翌日歸余以病而致父母憂慮心甚不安又連日不得見婉姊益形焦灼而病魔纏綿不肯少休延至七日迄未稍痊忽悟致病之由在失却婉姊小影愁思過度終夜未睡既病之後復苦念婉姊及其小影煩惱頻增憂思團結而神志昏迷藥遂罔效而痊可爲難矣然病苟未已無以見婉姊苦念小影小影終不可復得且病

足以遺父母之憂更屬不孝可知憂思焦灼非特於事無補而又害之矣籌思至此遂不敢復念婉姊亦不復以失却小影而懊惱解脫一切善自寬慰取日記簿讀所記弄人之事不覺開我笑口笑口一開頓覺胸臆舒暢而神清氣爽矣病勢亦遂以之漸減昨日下午已可起身以母命仍睡牀實則病果大愈矣今晨早起精神大佳體力亦健惟引鏡自照面龐稍覺消瘦耳早餐後以明日爲端陽節各學校必例假三天今日當已停課婉姊斯時必在家中不復往校中去也渠愛余摯多日不相見諒亦以我爲念余病所以不之告者恐其以余病而憂也蓋我固不欲使婉姊心中有些微之不快特余十數日未往得勿疑我寡情驟示疏遠而生其怨望不然我苟告以余病者渠必釋然於心而愛好如初矣或且以余病新愈而龐消瘦而示其憐惜則我人愛好之熱度益增矣思至此我乃大樂恐余母以余病體方痊阻我外出故不告而行達巷口遇福第三官等相見歡然均賀余弗聽余笑謝之蓋

病中渠等固日來問疾也談無多語余念婉姊心切卽欲他行彼等詢以何往余笑而不答福弟狡黠冷然曰余已知之何問爲我人之情好果不及個儂一人之情好也特未識奇哥病中渠亦曾來問疾否余意情好旣篤必且數數來也語含諷刺令人難受余急爲之解曰余病中實未以告渠渠亦未知余病是以未來問疾福弟又冷然曰若是則多日睽違思念自切今日者久別重逢自多樂趣事不宜遲行矣奇哥我人不再纏汝以敗君好事也衆和之余不覺赧甚曰福弟何許學得刻薄語咄咄逼人乃爾衆吃吃笑余大疑然亦不欲加以究詰卽與衆點首而別旣抵婉姊居推門而入至庭前婉姊方立月季花前伸素手採花朵首固外向以故余見婉姊婉姊亦見余余急鞠躬爲禮方欲有言而婉姊已旋其首不我顧若不我識不我見者然余爲之愕然豈渠固未之我見耶抑我以經此小病已面目全非而渠已不我識耶否否余可必其不然由是疑團莫釋如墮五里霧中矣趨而就之鞠躬

言曰。婉姊起何早也。渠他顧作不之睹。更斥之曰。何處頑童闖入人家庭院。不畏人家斥逐耶。余急辯曰。予秦奇也不見。僅十餘日。渠已不我識耶。渠更嬌。嗔曰。子一無賴之頑童耳。儂已知之甚悉。此間無汝立足地。苟不速去。儂將喚僕婢來。操杖以逐子。不如速行多言無益也。余益駭以爲溫柔曼妙之婉姊。余於十數日前來此。每開笑口以共遊玩。愛好如姊弟。且從未見其疾。言厲色以凌人。今何遽變。豈其瘋耶。察其狀。又弗類然。則余曾有所開罪於彼耶。我知矣。渠以未知余病。多日未來存問。遂致見怪。余試告以病者。彼必齧顏向余矣。因笑詢之曰。姊豈怪余久不趨侯耶。實則此十數日中。余果病也。病中苦念我姊。頗思一見。其如病莫能興。何所以不以病狀相告者。恐遺我姊憂耳。弟之於姊。愛之甚至。不欲與我姊有一刻之離。以我之身命與我姊較。我殊覺我姊重而我之身命輕也。我姊思之。弟之愛我姊之忱如此。而謂願甘自遠於我姊乎。惟我姊察之。渠聞語益惱怒。曰。汝病何與儂事絮絮。

何爲天道不喪汝病當也病旬餘而卽愈儂猶嫌其爲期之過短蓋頑劣如子宜多受疾病之痛苦也汝曰愛儂儂殊不願得汝愛儂聞汝語頭暈欲嘔儂見汝面怒火中燒速斂汝口去而之他斯爲幸事言時聲悽以厲怒目切齒若含有無窮幽怨而憤恨至於無地者然余至此乃懊惱甚更不可耐然於婉姊之前殊不敢施其狂妄之態仍平心靜氣而言曰姊盍明以語我我因何所開罪於姊而致我姊惱怒至於此極弟固愛姊實欲使我姊無所不快於心卽以我之生命爲我姊易幸福亦所甘心姊不欲聞余言不欲見余而余本當立去此間以免我姊煩惱然余固不知何所不慊於我姊尙欲乞我姊明示譬之審判官之於囚徒欲治以應得之罪者必須宣佈其罪狀使彼囚徒自知其罪始心悅而誠服也慧心如姊當以余言爲非謬渠乃冷笑曰子好辯如此而頑劣又如此實類一狡滑之囚徒特以儂之絕子早已具有決心故無論汝之言詞如何甜蜜如何婉轉在儂終覺逆耳非特無動於

中且益增惡感也蓋儂已瞭然於胸中汝雖一十齡之童而奸詭百出無所不用其詐僞汝之假面具既被儂揭去儂亦不復墮汝術中矣特以愛好多時儂亦心存寬厚不欲以汝之悖謬行爲一一揭出而汝乃弗諒猶復掩耳盜鈴僞爲弗覺必欲逼儂以汝之罪狀宣佈汝前可笑孰甚其他姑置不論試問阿儂之小影今復置存何許汝雖狡詭善語於此將何以答我言已復作冷笑余至此如囚徒聞死刑之宣佈駭極幾暈木立不復能動私計小影失去渠竟先知其故殊令人難解余之於此雖不能辭其疏忽之罪然卽此絕我亦未免很辣過甚渠既以此爲詢在余殊覺難以置答呐呐不知所云繼思事既至此雅欲掩飾在勢已不可能且彼方以余之狡詭爲恨若再進以讐言必且增其厭惡之心不如據實以告或可得其衿恕況余之於婉姊小影初非不加愛護一旦失去殊出意外在理固亦情有可原也籌思至此遂力自鎮定壯膽而言曰小影耶！我非不可以明以告我姊特我於未告

我姊之先必欲得我姊矜恕。蓋小影固已於我病之先一日失去矣。而我之所以病者亦卽以此斯事之起在余雖不能辭其疏忽之咎然事變之來出人意外令人難防以故尙欲乞我姊恕之也。遂以余得小影之後如何寶愛如何置之書篋。如何時加晤對及後如何失去如何悲切如何致病以及病中之苦況悉舉以告之。詳盡靡遺。自謂婉姊於此必能信其所言而不再逼人咄咄矣。焉知渠聞余言曾不稍減其惱怒仍冷然曰：「凡子所云儂意去事實猶遠文過飾非以求恕於人其可得乎？」儂素性柔和雅不欲絕人過甚特以予頑劣世罕其匹。萬不宜更爲儂友在理實不可恕今明以語子某巷中之六七頑童非汝之同伴耶？辱儂之舉非汝所主使耶？乘人之危已爲仁者所不許。況設計陷人乎？又復假作殷勤攘臂相助人任其惡我居其功心術至此實爲無賴之尤儂心坦白不疑鬼穢遂竟墮汝術中錯認好人引狼爲友至以影片墮奸人手中而汝生性頑劣無可感化外示愛好而心存欺詐。

將儂爲玩物以汚穢之詞句加之影片之上與人以難堪處人如敝屣猶復設詞唐塞以冀再來作弄儂雖不敏亦決不再墮術中矣汝其休矣余至此益駭如墮深淵知昔日之狡計已敗難望渠之恕我矣然希望之心又未能盡泯更欲盡其一言以博我最後之運命因復致詞曰姊其聽之余於進見我姊之方初亦自知其無當然以愛我姊心切欲引以爲友急不及擇遽爾出此事後固亦深覺無以對我姊也然事固可恨情實可原在我姊猶當諒余苦衷恕余狂妄以示大度且余之所以出此者亦以愛忱使然耳豈有他哉自蒙不棄列之愛末余卽感激無已言談之間莫不出以誠意無敢稍存欺僞至小影之所以失去余已言之於先實無一字之虛飾惟上帝知之所謂汚穢之詞句者余實茫然無知也惟影已失去令人難以證明且我姊固何所見而云然哉巷中之羣兒爲余之同伴纏繞我姊係余主使又誰爲我姊告者以余度之必欲於我二人之間施其離間之策而加以播弄者也婉

姊頻搖其手曰儂殊不汝信言已握其旣摘之花步入書室去余亟隨之以入渠自抽屜之內取出巨帙得一紙裹於帙內憤然舉以擲之桌上曰自審之非此不足以折服汝也余拆而視之則書篋中失去之小影在也特影中人已紅其目作圓形而巨綠其鼻大其口藍其眉髮非復婉姊之眞面目矣更題其眉曰怪物曰我之玩物之像書其旁曰貌如夜叉令人見之作三日嘔苟欲求婚於我者我且却走不遑矣語至惡毒下署固秦奇名也嗟乎是誰惡作劇而忍心至此以素好弄人如我今亦爲人所弄耶細審筆跡酷類福弟所書余乃大悟蓋福弟等以余旣識得婉姊暇卽從婉姊遊而不復以福弟等爲伴避之惟恐不及彼等恨余始乘我不備竊此小影以弄狡詭俾婉姊絕余而余仍退而與彼等遊也因謂婉姊曰此小影非得自一與我年相若貌端好眼珠流轉衣履整潔之童子乎乎婉姊微點其首余乃具告所以渠猶不之信惟顏已稍霽余心亦爲之稍慰更爲之解曰前日貯蝴蝶之

匣姊已棄之否乎乎苟未之棄者則匣底固留有余之手書在試以之與小影上所書兩相比較果否係出一人手筆若然則余更無辭以自辯否則姊亦可以審余語之非誑矣婉姊聞語如以爲然卽更自書桌之抽屜內取出錦匣去其蓋以底上之字與小影上之字相較憑其慧眼以辨異同注目移時微笑睇余俯首無語蓋慧心如婉姊斯時非特於小影上之詞句審爲決非凡自余手且有感於匣底放蝶祝福之數字其含笑微睇中固含有無限慰藉之狀也余乃樂甚如久處暗室之囚徒一日遇赦得以逍遙於光天化日之下復謂之曰苟姊猶未信者余更有術足以自證渠謗然曰法當如何曰余將喚福弟來俾自陳其詭謀於我姊之前曰渠或不來來或不承又將如何曰余力足以制之苟不我從則與之鬪耳曰其如友誼何曰以婉姊故卽喪我身亦復何吝況乎其他此生苟見棄於我姊者生亦何樂以故凡可以消釋斯事之嫌疑者雖赴湯蹈火亦必有以致之姊其稍待余行將往招福弟

來也。言已轉身欲出渠乃疾握余手不聽余行曰儂已深信君言殊不必另覓證人以滋紛擾君素與彼等交好徒以儂故而致疏遠宜招怨尤且同屬友誼似不當親此疏彼顯示厚薄今後還宜假以辭色時與彼等共遊以復原狀俾不致銜恨於心而再生狡計也余急應之曰唯否不然余與彼等不過尋常之友誼耳若姊則！余言至此婉姊已截言曰則如之何而紅暈於頰赧矣余言乃弗復續更易其詞曰余於進見我姊之方殊覺未當至今猶甚悔之未識我姊於此亦已恕之否乎婉姊急曰是實出於愛我之忱所致初不足爲君病儂今於此非特恕君抑且感君之誠意今日之事儂今思之初頗自悔蓋操之過切幾至決裂以失我惟一之好友且憤怒之餘語多唐突過甚初未計及君以新愈病體受此過劇之刺激身心之痛苦殆難堪耳惟以與君友好月餘過從無間愛君既甚一旦有此失望事中心之酸楚亦烈而恨心亦甚矣君或有以諒之也余急應之曰否否余又何敢怪我姊且

先前之悲痛殊不敵斯時之愉快而今而後當常快樂而更無愁緒矣婉姊曰願如君言先時婉姊方以阻余而握余手至此未釋余亦握之覺軟潤如綿也由是我與婉姊乃復歸於好相與歌愛之花一曲以祝永好歌罷以時且近午起立言辭婉姊復出一完好之像片贈余且送至門余乃歸飯作此日記之先又得置之案頭與婉姊晤對矣入睡後魂夢之安殆亦可以豫卜

第二十七章 蓬萊遇美

五月十二日

余自受福弟等玩弄後以婉姊勸不復與彼等落落時共遊玩今日星期上午往婉姊處作半日之晤叙下午乃伴喜兒福弟等作留園之遊於小蓬萊遇三五女郎年均與我人相若攜手閒步衣履均華貴入時珠圍翠繞粉香襲人若幾枝紅杏以濃艷勝不如婉姊之雅淡出塵也福弟笑謂余曰子善言好弄亦有以戲若輩否三官等又從而和之余微笑不語趨而前直逼女郎輩相距可尺許作劉楨之平視目灼灼不稍瞬口咄咄作贊美聲翼兩臂

以阻其去路。女郎輩避讓不遑，余則隨以西東不之舍也。彼等羞憤之餘，乃作嬌嗔，謂誰家輕薄兒膽敢侮辱。儂輩苟再繞纏不休，則儂輩將歸訴家人，喚僕婢來撻汝於廣衆中矣。速去無逆。余莊容答之曰：否。姊等唇塗脂而面敷粉，非欲示人以貌之美耶？被綺羅短衣窄袖，錦簇花團，非欲示人以服裝之佳耶？珠圍翠繞，珍飾滿身，寶氣珠光耀人眼簾，非欲示人以家產之富耶？余以相逢陌路，審爲貌美也；裝飾佳也；家產富也；又深悉姊等之心理，乃從而賞贊之。是則姊等之知已也。在理宜加以感激而鳴其謝悃，若盡途人而悉如阿儂之一一加姊等以賞鑑，則於姊等之華衣美飾之用心爲不負矣。今乃不然，世人夢缺乏審美的觀念，於姊等之華衣美飾不知加以賞鑑，偶一顧及，卽掉首而去，是有負於姊等之用心也。儂有心人，殊爲姊等呼不值。而姊等亦反其道而行之，於此富有審美觀念鳳毛麟角之知已，非特不加感激表其謝悃，且加以嗔叱，至欲呼奴喚婢執其人而撻之，在理既不可。

通而與華衣美飾之初心亦復相背姊等於此思之當亦喪然自失矣福弟等雖居余後而相距不遠於此強詞奪理之言語亦歷歷可聞迨余語畢乃拍手歡笑呼妙不止女郎輩經此嘲弄雖必含怒於心而無可致答蓋不得不折服我之詞也各紅暈於頰而俯首無語余則視之而笑猶翼兩臂以阻其去路也女郎中有衣杏黃衫子者貌最慧黠首先發語曰君誠有心殊不失爲我人知已頃間唐突頗以爲歉惟旣屬知已諒亦不加深責也衆亦和之且曰我人以事將歸還祈讓道余乃笑曰若是則庶不辜負阿儂一翻贊賞姊等之好意雖然豈獨無以表其謝忱者耶亦許一握手乎旣在知已想亦不我却也女郎輩無奈乃一一與余行握手之禮而去離余稍遠余見其相與作喁語想卽詈予輕薄之詞也余不暇計矣昂首作得意狀以就儕輩如凱旋之軍儕輩均以諛詞進爲余戰勝娘子軍賀相率往而之他以盡遊視之樂及興闌始詠而歸時已傍晚

第二十八章 代文訥師 五月十三日

七四

飯後到校第二時散課後與福弟往覓長林擬有以弄之以爲笑樂也苦不可得詢之其同級生知彼級第二時爲閻王票子之綴法長林笨甚卷上猶未着一字閻王票子言苟不交卷不許出教室并放學後亦不許歸家也余與福弟乃往二年教室視之則閻王票子已入教員預備室中而長林獨在擋筆桌上面紅耳赤俯首縐眉方苦力思索徬徨無計時也余與福弟初弗敢闖入倚身門側長林見之向我人合十爲禮蓋其意欲求我人代作也余仰視黑板上粉字之題字爲花○色○香○三字恍然有悟即以鉛筆就一廢紙上書之文曰張氏有女芳名明霞立玫瑰叢中人面花容爭妍鬪麗霞之色勝於花霞之香或不如花之芳烈也書已搓之成團擲入教室內適落於長林之身畔長林喜不自勝急向余拱手者再拾之起展而平之陳之膝上握管騰寫不稍稽遲余與福弟匿笑不已蓋張氏明霞確有其人卽閻王。

票。子。張。先。生。之。女。也。余。與。福。弟。均。知。之。甚。悉。而。長。林。則。不。知。也。余。弄。此。狡。詭。
不。獨。以。之。弄。長。林。蓋。藉。弄。闔。王。票。子。也。不。一。刻。長。林。已。騰。寫。竣。事。收。拾。其。筆。
硯。已。欣。然。持。卷。入。教。員。室。彼。闔。王。票。子。者。方。坐。書。桌。前。一。篋。製。之。椅。上。就。其。
白。銅。之。水。煙。管。狂。吸。不。已。長。林。以。其。課。卷。置。之。桌。上。安。然。欲。出。猶。不。知。禍。之。
將。至。也。亦。大。可。憐。矣。蓋。張。見。長。林。交。卷。已。置。煙。弗。吸。將。長。林。之。課。卷。翻。閱。之。
而。怒。容。爲。之。立。現。時。長。林。足。尙。未。越。教。員。之。室。方。及。門。卽。厲。聲。呼。止。之。且。命。
其。返。長。林。愕。然。急。反。面。張。忽。皺。眉。如。有。所。思。繼。之。以。微。點。其。首。詰。長。林。曰。汝。
誠。可。惡。每。值。綴。法。時。猜。人。代。作。斯。篇。果。出。何。人。手。筆。速。言。毋。隱。若。再。狡。賴。不。
汝。恕。矣。時。余。與。福。弟。以。爭。欲。先。睹。活。劇。故。立。窗。外。翹。足。以。窺。不。料。張。先。生。已。
瞭。然。於。斯。篇。之。作。固。另。有。人。在。致。有。此。問。爲。之。駭。然。以。爲。長。林。苟。揭。穿。此。中。
秘。幕。者。則。余。必。遭。其。嚴。譴。以。是。憂。懼。甚。幸。長。林。慤。弗。以。直。陳。固。言。已。作。張。怒。
目。曰。篇。中。辭。旨。悖。謬。已。極。非。良。好。之。學。生。所。宜。出。此。爲。學。校。所。不。容。理。當。斥。

逐特以汝笨而且憨殊不致有此必出自狡滑者之手將以之弄人者居心之險惡令人痛恨汝好夙莫辨死不直陳代人受罪殊不值得時菩薩林先生及陰間秀才章先生亦在室中聞語共就張處閱得妙文均爲之胡盧不已長林仍不承謂文果已出苟屬謬詞願甘受罰余聞語爲之大慰張厲聲曰罰耶恐不足以抵其過法當除名汝明日不必再來矣長林乃哭且辯謂文雖不佳充其極無分足矣罪不至除名張憤然曰豈獨不佳已者措詞尤悖謬絕倫非除名不足以示警長林猶譁辯蓋初不知何所謂悖謬也菩薩至此復發其慈悲之心爲長林求減罪張以校長言改責二十下并火其文以了事長林出頗有怨言於余余慰藉之而歸過於張謂苟再猜余代作者當以審慎出之長林憨直卽亦釋然

第二十九章 書室私訂 六月初二日

今日爲校中暑假後之第三日昨宵阿父以事自適返晚膳時阿父與母商

謂家居蘇州父住海上諸多不便擬中秋後舉家徙滬俾便照料母以家具搬運事非易易欲暫過一年俟之明春舉行阿父以爲可遂定議余則爲之不樂蓋徙滬之後身無彩鳳雙飛翼難與婉姊常相把臂矣情好逾恆一朝離別相見無期處此景地能不從中來乎因私商之二姊求一得與婉姊常敍之法二姊愛我并識婉姊許爲請求余母猜人爲余求耦於婉姊俾成夫婦如大姊之與姊夫余乃大樂然余母愛余雖不我却而婉姊之父或母苟不之許者則奈何更未識婉姊於此其意云何是以余於早餐後卽欲以此往告之求其同意并表示於其父母之前也旣出門卽遇福弟遮道相招作街頭之遊玩余以直告之渠不我許謂汝能設一計弄人以資我笑樂則任汝行矣不得已從之道經某曲巷有鄉下兒肩擔瓜行於前呼賣瓜弗已瓜貯於筐前後各一中挑以竹桿余謂福弟曰是可從而弄之也授以計輕我人之步履趨而前使無所覺旣及其身後余以右手壓其竹桿之後端隨以

行福弟脫其貯瓜之筐反趨而去桿端以得我右手之壓力得不輕於前端而上翹故賣瓜之兒不之覺也及將達巷口余料福弟去已遠乃縮余右手桿之兩端所着之力既失其平乃後端上翹而前端下滯附於前端之筐亦復與竹桿宣告脫離而墮地矣筐覆瓜悉倒出滾滿巷口賣瓜者乃駭極而號回顧身後則又失其一瓜筐所在更惶急甚以目視余余微笑揚兩手示之蓋恐其疑及余也渠揖余曰若行我後當有所見果誰盜我瓜者其人今奚往矣乞語我當以佳瓜兩個爲贈余曰我殊不作得瓜想事不干我多言足以招怨尤恕不能爲汝告賣瓜者曰若苟語我我至感激決不以若爲證人而累若我苟能復得其既失之瓜者則將受父母之撲責幸憐而告之言時淚承於睫狀至動人余曰決不累及余耶則當爲汝告指巷口一家門首曰個中有一童子衣服華美脫汝盛瓜之筐於桿頭卽攜之返奔以入窺其狀貌束裝意似不在盜瓜特欲作弄他人以爲笑樂也若且弗急試拾地

上之瓜起置之筐中提之以俱入其內用婉言以探問當能得汝旣失之瓜非然者則地上之累累者真將不爲汝有矣賣瓜者從余言一一拾其倒地之瓜盛之筐中提之而入余隨之室中主人見之以爲來賣瓜也詢以斤價渠則陳其來意向索所失瓜主人愕然謂我家無童子惟二女孩耳且今晨足未出門又孰從而盜汝瓜賣瓜者力持之主人曰誰爲證賣瓜者以目睨余怒以目彼乃無可爲答主人怒指爲索詐將飭僕操杖以逐之賣瓜者哭而出余亦隨之及門福弟自巷之彼端來與余僞爲弗識也者詢賣瓜者何爲而哭賣瓜者具告之福弟笑曰汝母悲瓜果在也余於巷之彼端見之汝速視之則物歸故主矣賣瓜者急奔往攜其旣失之筐奔而返收淚謝福弟以四瓜獻福弟却之欣然肩其兩筐而去余與福弟笑不可仰蓋笑賣瓜者受我人之愚弄而木然不知也福弟以得此一番笑樂如約放余行余乃別之而往婉姊處入門至庭前聞琴歌聲作春光好之曲幽揚悅耳聲出自

婉姊書室蓋婉姊晨起以琴歌遺興時也余佇立門外俟其一曲既終始步入婉姊聞余足音已辨爲余曰奇弟來耶推琴而起牽余手坐沙法上余以有事纏心不覺現憂思狀婉姊心細已留意及之卽詢余曰君之面有不豫色然殆有所不樂耶余應之曰唯誠如姊言我們倆離別之期不遠矣蓋明年之春我父將舉家徙滬也婉姊亦立變其色曰斯言信耶抑戲耶余曰良信初非戲言未識我姊於此於意云何婉姊蹙額曰儂殊不樂聞此消息蓋我們倆誠不願有離別時也曰然則我姊將何以處此亦有術以求免乎婉姊作沉思狀曰難言也君之父及母旣已定議自難打消則明春之離別已勢所難免惟有圖補救之策耳余曰計將安出婉姊微赧無語曰明春之離別旣難求免則我人當圖他年之永叙以資取償我姊於此亦同此心否渠點首無語而羞態可掬曰然則我二姊已爲我人割策許代請求余母倩人作伐爲余訂婚於我姊特弟意此事須先得我姊同意方可進行苟我姊不

以爲可者則不如其已。幸我姊有以示之。婉姊垂首及臆紅暈於頰閉目如弗聞。久久不答。余惟恐其抗絕心房。跳躍不能自己。屢加催促。終不得其答。詞余不可耐。曰同意與否。一言決耳。悉如姊意。不敢强也。言已更迫之不已。婉姊始發言。曰不願。將如何。余曰姊眞不之願耶。抑戲言耶。曰眞也。非戲不願。不願。余聞語心痛如刀割。乃大悲掩面而哭。不知涕淚之何從也。而婉姊則吃吃笑。余自問。自幼未嘗乞憐於人。未嘗示人以弱。惟於婉姊。則不然。以遺失渠之小影。故作第一次之乞憐。今日復示弱於其前。余悲而渠笑。渠笑益烈。余哭益哀。忽婉姊以手拍余之肩。曰痴者奇弟。何哭之哀也。余憤然曰忍哉。婉姊狡者。婉姊既致余悲。而令余哭。猶復假惺惺作態。曰何哭之哀也。得毋弄人過甚。渠則笑曰是誠奇事。儂又何嘗致君悲。余聞語大惑。曰不願兩字。非出自姊口。而入於弟耳者。一室之中。惟我與爾。致余悲者。非姊而誰。婉姊嫣然笑。弟自不之察。耳以我們情好之篤。於此問題。豈有不願之理。是

不待言而可知矣。而弟必迫儂作答，則儂必乘機以戲我弟矣。明明戲言也，而竟以爲真，悲不自勝。謂之非癡，其可得乎？余聞爲之喪然，蓋言雖奇而理則正，令人無可駁詰。以好弄之我，一旦轉爲人弄，能無慚汗？而驟獻好音，歡喜之心亦復難言。狀欣然曰：「然則姊固贊同也。」然乎否耶？婉姊赧然點首，作嬌嗔曰：「憨者弟也，此猶不足以表儂意耶？」雖然，事之成否，猶不可必。蓋此種問題，儂殊無自決之權。苟儂之父母加以否認者，則無如願之望矣。儂母素亦愛弟，求其同意，自不致有拒絕之意。若儂父，則殊難令人測度矣。余急曰：「姊獨不能表示其意於堂上乎？」曰：「儂無姊妹，果無代請。」堂上之人也，言已默然，相對無語。

第三十章 賂瞽成眷 六月初八日

今日晨起，天氣炎熱，特甚。早餐後，以我母已於前日託舅父往婉姊家爲余求取。婉姊庚帖，尙未得覆擬。於今日往訪婉姊時，一探消息也。即出門去道。

中幸未遇見福弟等得無阻滯直達婉姊家升堂入婉姊書室室中之寫字檯上玉膽瓶中插有並頭蓮一枝配以如蓋之圓葉雅潔可愛婉姊方殺粉調鉛伏案作畫蓋爲並蒂之蓮寫生也時已潤色畢事見余入擋筆起逆曰弟來乎儂待之久矣我家後院中植蓮花一巨缸數年於茲矣今歲花開適有並蒂之蓮一枝發現其間阿儂愛之甚折以供之案頭爲之寫照以留紀念余微笑曰花如人意乃預示我人以配合之朕兆亦不啻爲我人寫照也婉姊赧然曰願如君言尙期令人無好事多磨之憾則我人之幸福厚矣當護香禱之特有欲爲弟告者則昨日之夕儂父及儂母背儂談我人事至於久久初儂母於儂父前頗稱道君謂非特玉雪可愛且天資過人與儂復愛好無間本不必另招吉士今既君家先來關說不如直截應之以免另生枝節儂父初無異議惟尙倩張鐵嘴卜之苟卜之而吉者則事且立諧否則敗矣無商量之餘地儂母亦力贊之議乃定今日之下午將喚鐵嘴來矣此婢乞

女寶兒私以告儂者寶兒素未以謊語欺儂事當確是以我人終身事成就與否權已不在我人手亦不在我人之父母手而操之於一雙目失明之張鐵嘴之手矣苟鐵嘴而瞎三瞎四遽以不吉爲言者則如之何其可弟素以聰明人自命於此必不致半籌莫展而無預防之法也余聞語立悟曰斯事易易想無失敗之憂矣婉姊急請其說余笑曰姊亦慧心人豈不知錢可通神耶此輩小人愛財如命貪心如狗苟給以少許之金錢者則如投狗以骨任我西東矣余卽歸取我金以買其口時且近午事不宜遲矣余固識其家也婉姊附掌稱善謂兵貴神速儂亦積有多金弟不必歸取矣言已出銀圓四枚以授余余亦弗却受受而懷之卽辭出不一刻抵張鐵嘴之門首鐵嘴適在家中獨坐外室持長煙桿吸紫玉秋藍色之煙瀰滿一室中人欲嗽目既失明猶上睽不已究不知其何所睹也赤其膊而不衣汗臭觸鼻想未經沐浴已數年於茲矣穢褻之狀令人作噏余好弄之性又大發適襟上留有

鑑針一解之下持之躡足入微余呼吸至其身旁以鑑針之尖輕刺其右臂渠覺以爲蚊也急起左手拍之余急縮手而刺其左臂渠急以右手拍之余又縮手左右刺續續不已渠亦左右拍勢且應接不暇乃作申申詈謂蚊何多也旣而疑持其煙桿將以攬其身之四周幸余知機先退不然且受當頭之棒喝余退出門外復效女子身呼而入曰算命先生在家耶渠應曰在在汝爲誰余嬌聲應之曰我爲算命來也渠詢以家居何許余應以塘口渠請余坐詢余年歲及生辰余四顧室中除渠所坐之一破椅外惟一方木小橙亦已缺其一足其年歲當在鐵嘴上苟鐵嘴爲之算命者不知其將如何瞎說也余以十八歲告某月某日某時生渠詢余已否嫁余以待字對渠乃爲余推算語多不倫謂余今年喜星照命也將來多子多福也余力贊其靈驗彼乃大惑致有穢詞意在挑余也余乃作男子口吻大聲斥之渠駭極而戰慄起身欲遁入內室余笑止之語以故渠始敢安坐余因述來意并許以四

銀圓之酬金渠喜極而至於涕零。開其笑口饞涎欲滴。余恐其忘或誤也。囑其凡遇今日來占婚事或配婚者悉應以大吉以免誤事。渠唯唯。余卽授以金渠口中連詭無須而伸手固不遑也。所事既訖。余卽歸飯。俟至旁晚。余復往婉姊處探消息。乃知我人之計已行。彼張鐵嘴者爲我二人有力之撮合。山矣。

中華民國十一年二月十日四版

頑童日記（全一冊）

定價大洋四角
外埠酌加寄費匯費

編輯者 滑稽編輯社

發行者 滑稽出版部

印 刷 者 滑稽出版部



總發行所 上海白克路大陸圖書公司